

東
華
續
錄

東華續錄

嘉慶二十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濟蕃恭校

秋七月壬子觀城緣事休致以策丹爲內閣學士由太常寺卿遷○台斐

音緣事降調以章煦爲湖北布政使由順天府尹遷○壬戌予故休致

左都御史汪承霈祭葬○甲子諭保甯等議奏江西布政使先福

請將有漕省分捐納監生改收本色米石擬帶運京並將職銜在

外一體報捐各款皆不可行外省捐納監生原爲籌補封貯銀兩

而設一經補足卽應停止上年因蠲緩過多降旨採買以裕支放

此後每年正供源源輓運通倉歲入自有常經何必另籌接濟且

卽如先福所言每年一省所收捐米至多不過十餘萬石亦復何

裨倉儲而外省米價增昂徒形紛擾况旗丁於兌米之外原准攜

帶貨物俾資津貼前曾特降恩旨量予增添若責令麗帶米石焉
能再搗貨物殊非體恤旗丁之道且如該藩司所奏於米石例價
之外意欲倍增並議加水腳飯食等項較之折色銀數多寡懸殊
地方胥吏抑勒浮收日滋弊竇必致釀成大案至請將職銜改爲
外捐一事從前降旨駁飭甚明且因外省瀆奏紛紛通諭各省有
再以此爲請者卽交吏部議處先福豈漫無所聞率爲此奏今經
廷議指出先福著交部議處○乙丑御史申瑤奏年例解京段匹
顏料等項請於崇文門查驗後卽移會各該管衙門限五日內交
收完竣面給回批以杜書吏舞弊從之○戊辰 上啓鑒詣盛京
謁 祖陵○壬申以秀甯爲內閣學士由詹事選○甲戌減直隸南宮
河閒二縣積水地賦則○免經過順天府大興等六州縣直隸遷
安等七州縣額賦十分之五○庚辰改東河黃沁通判爲同知

甯同知爲通判○調許兆椿爲浙江按察使景敏爲江西按察使
八月丙戌 上詣 北鎮廟行禮○丁亥諭那彥成奏審明洋盜
通盜濟匪各犯分別辦理彙摺奏聞一摺據稱目下獲犯較多若
循舊逐案具奏囹圄既多擁擠而逐件具奏亦未免事涉煩冗擬
將審結之案或十案或十餘案彙摺奏聞一次等語所奏殊不成
話該省拏獲洋盜及各項匪徒均係問擬重辟居多該督於審明
後自應逐案奏聞候旨交部覈辦此係舊章豈有彙摺具奏之理
朕日理萬幾從不稍憚煩勞至於刑名案件人命至重凡外省奏
到審案及部臣覈議奏疏無不將情節供勘詳細披閱始行定案
那彥成到粵以後朕何嘗以該省案件較繁諭令稍從簡便乃輒
稱逐件具奏事涉煩冗耶此次一摺之中敘述至數十案僅列人
名不敘情節卽交部從何覈議迹似攬權所辦大謬且此內尙有

該督審明後業經恭請王命正法之犯輾轉不清若云目下獲犯較多則從前該省獲犯亦復不少該督但能迅速審辦由驛馳奏候結又何患囹圄壅積乎督撫爲封疆大吏無此辦事之法看來那彥成竟不免心存憚煩任意更改舊章著傳旨申飭仍交部議處所有本日彙奏各案一摺著由四百里發還交那彥成覈明各歸各案分晰定擬由四百里馳奏毋得再有草率○庚寅朝鮮國王李松遣陪臣至盛京表貢方物○甲午閏盛京官員等射○乙未 上謁 永陵○諭本月十六日朕恭詣 永陵行大饗禮今日據行在禮部具奏大饗禮成後復有辭 陵儀注朕憶從前隨侍 皇考展謁 祖陵時未經舉行是禮因命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等詳查乾隆年間檔冊檢閱禮部則例均未載有辭 陵典禮並令將此次禮部所進儀注查照何年辦理之處傳詢禮部堂官

據稱上年恭謁 裕陵於大祀禮成後祇行辭 陵典禮是以此
次敬謹查照曾於本年二月間具奏謁 陵事宜摺內敘入等語
謁 陵大典一切禮儀均應恪遵舊章詳明考覈朕亦不敢有所
增減上年恭謁 裕陵時係因重修 隆恩殿工告成涓吉升香
曾於大祀禮成後祇行辭 陵典禮本非常例至此次恭謁盛京
祖陵則自有典例可循何得率行援引任意增添且本年二月
間該部所奏事宜條款內但稱大饗禮畢皇上更素服詣 寶頂
前奠酒行禮所奏原不明晰今率將辭 陵儀注繕錄進呈均屬
錯誤本應交部嚴議姑念其先經具奏著將原奏之禮部堂官查
明交部議處文甯調任未久此次隨扈行在未經詳細查明亦屬
不合著交部察議○丙申行大饗禮○閱興京城○閱吉林官員
等射○調榮麟爲戶部侍郎以廣敏爲盛京兵部侍郎由內閣學士遷○

已亥諭朕詣盛京親至克勤郡王及揚古利費英東額亦都等墳
塋賜奠禮部擬進儀注並有前引大臣恭導所奏殊屬非是朕追
念勲臣親臨醑酒禮以義起一切服色儀節自可隨時準酌而行
亦何須前引大臣恭導卽如在京屢有賜奠王大臣之事禮部從
未呈遞儀注今於賜奠功臣詳敘禮儀先期呈進幾與祭祀大典
同例豈協以尊臨卑之義乎著傳諭禮部嗣後凡遇賜奠之事俱
無庸奏進儀注○定奉天府屬義州廣甯開原鐵嶺四州縣專用
滿洲人員遼陽甯遠復州海城蓋平甯海六州縣專用漢員○庚
子 上謁 福陵○臨奠宏毅公額亦都墓○辛丑行大饗禮
上詣 昭陵○臨奠武勳王揚古利直義公費英東墓○賜揚古
利後裔福克津藍翎侍衛額亦都後裔和世泰爲頭等侍衛費英
東後裔安甯爲二等侍衛○壬寅行大饗禮○ 上至盛京詣

太廟尊藏

冊寶前行禮○諭朕恭謁

三陵禮成本日駐蹕盛

京以次舉行一切典禮渥敷愷澤吉事有祥因念額勒登保久歷

戎行克敵致果前因平定苗匪仰蒙

皇考高宗純皇帝錫以通

侯之爵旋因勦辦教匪遲延除爵仍令帶兵打仗屢立戰功嗣經

朕畀以經略重任伊倍加感奮數年之間埽盪兇渠俾川楚陝三

省地方咸臻甯輯厥功甚偉且能力矢公正操守潔清眾口交稱

實堪嘉尚前於大功告蒞時業經晉封至一等侯授爲御前大臣

此次因積勞抱病不克扈從前來朕升香 列聖賜卹元勳並將

其後裔量加恩擢以獎前勞言念盡臣宜膺殊錫額勒登保著加

恩晉封爲三等公以示朕錫類酬庸有加無已至意○遣官致祭

壽康太妃 懿靖太貴妃 康惠淑妃並公主園寢奠親王貝

勒大臣等墓○遣官祭 長白山 遼陽太子河 巨流河 渾

河 北海 松花江諸神 遼太祖陵○賞扈從蒙古王貝勒貝
子公等銀○甲辰 上詣 天壇 地壇 堂子行禮○詣 文
廟瞻禮○臨奠克勤郡王岳託墓○增吉林阿勒楚喀前鋒十六
名○乙巳 上御崇政殿朝賀○御前大臣都統公額勒登保卒
賞銀五千兩治喪予祭葬諡忠毅建祠京師○丙午 上御大政
殿賜臣工及朝鮮使臣等宴○ 御製盛京頌八章○以 清寧
宮未設國都留貽榛鐙召富俊詢之以訛舊對 上曰 先朝遺
物原欲使後世企仰淳樸之風卽訛舊何礙觀瞻命仍設之○廣
奉天等府各屬科試學額○賜朝鮮國王李松 御書扁額○免
盛京興京旗地額賦並九年以前逋賦○免盛京戶部各莊頭應
交倉糧○戊申 上回鑾

九月庚戌朔諭朕閱各直省本年秋審人犯冊內由刑部改實爲

緩者三起而改緩爲實者共有八十三起之多數省如出一律其故殊不可解外省辦案狃於救生不救死之說最爲陋習今部改各案經朕一一詳閱情節多係按律改正均屬平允並非刑部堂官有意吹求朕矜恤庶獄罪疑惟輕從未諭令該部將秋讞案件嚴行勘覈夫律文自有正條該督撫臬司等辦理各案並不援照科斷轉引他條遷就定擬謂非有心輕減而何護庇兇犯不顧死者含冤妄謂積陰功不知獲罪愈重矣朕所以禁止從重定罪者原指本律外再行加等問擬者而言若舍本律而別引他條則舛謬滋多豈協中之義乎況案情內或有一綫可原之處朕句到時自有權衡該督撫等總當按律定擬不得率行末減人命至重豈容稍有偏畸向例秋審失入一案及失出五案者督撫臬司均有處分嗣經降旨寬貸各省大吏自因吏議旣寬更無瞻顧考成之

慮遂爾遇事從輕欲博寬厚之名而不思辟以止辟之道於明刑
刑教大有關係嗣後著該部將辦理秋審失入一案及失出五案
者仍前定立處分俾職司刑獄者各知儆惕遇事庶加詳慎本年
係發令之初所有此次定擬實緩錯誤失入一案及失出五案之
各該省督撫臬司姑從寬免其交議仍於辦理秋審完竣後各傳
旨嚴行申飭此後如有定擬錯誤者均照定例議處但各直省督
撫等不可因有此旨輒又有意過嚴致失持平之意若妄事周內
則獲咎更重總當詳覈案情確引律條虛衷定讞務期無枉無縱
以副朕執法用中諄諄訓誡至意○己未諭朕此次巡幸盛京旗
民人等在道旁叩關呈訴者不一而足大率在該管官員及各上
司衙門再三呈控未經審結以致負冤莫白急迫叩關總由外省
惡習遇事延闊甚或奸胥蠹役多方刁頓是以訊據該旗民人等

往往有不敢再向上憲衙門控告情願冒罪叩聞之供可見地方案件若非大小衙門一味玩延雖草野至愚豈遽敢干冒罪名紛紛上瀆乎卽各直省督撫等屢經降旨飭將大小控案速辦而近日赴都察院等衙門呈控者纍纍夫設官所以理民若事事待朕敕交審辦又安用此地方大小官僚爲耶嗣後各直省文武大吏有管轄旗民之責者均當卽時秉公訊結其有應親行嚴鞠者亦卽提集勘斷如果所控虛誣則刁健之徒尤當卽行懲辦俾知儆畏而被誣者亦早得申雪毋得仍蹈稽遲積習致民隱稍有壅蔽○丁卯論本日刑部題駁河南巡撫馬慧裕審擬程小珠強姦穆周氏未成刃傷本婦平復聞拏投首將該犯減等擬流一本刑名事件所以不准從重者原以科罪自有定律不得於律外加等問擬致失平允若按律科斷之事則律文所載罪名援情定法歷久

遵行卽朕亦不能稍爲增減况臣工等豈得任意偏畸近來外省
辦案往往欲博寬厚之名於律載案犯應得罪名置之不論轉援
引他條思爲末減是乃姑息之見各省皆然而馬慧裕之在河南
及從前顏檢之在直隸爲尤甚卽如程小珠一案凡侵損於人及
姦者不在自首之律載有明條乃不此之引而轉引尋常投首減
等之例問擬奚得爲情法之平夫辟以止辟立意至深若辦案稍
涉畸輕則民不知畏犯法愈多年來案獄較繁未必不由於此外
省錮習總存刑名可積陰功之見遇事輒欲從輕殊不知生者倖
逃顯戮則死者含冤地下其造孽更多矣朕欽慎庶獄而於法無
可貸之犯無不明示刑誅若亦狃於因果之說則將各直省每年
秋錄人犯槩予免勾以是爲可積陰功有此理乎所有程小珠一
犯卽著照該部所議應絞監候秋後處決其原擬錯誤之巡撫馬

慧裕及原辦之臬司並著傳旨申飭仍一併交部議處嗣後外省題本案件遇有似此不引本律定擬妄行援照別條者著刑部堂官卽將本案改正並將該督撫臬司奏參無庸再行駁令另擬也

○己巳 上謁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裕陵至

端慧皇太子園寢奠酒○壬申 上還京師○乙亥以英和爲內

閣學士由太僕寺卿遷○丙子 上臨故都統公額勒登保第賜奠

冬十月戊子允廷臣請編 御製文初集○召秦承恩來京供職

以溫承惠爲江西巡撫齊布森爲河南布政使朱爾漢爲廣西按

察使由廣東肇羅道遷○己丑賜張聯元等六十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庚寅召秦瀛來京以崇祿爲浙江布政使吳沂爲甘肅按察

使由陝西潼商道遷○以金光悌爲山東布政使李奕疇爲山東按察使

由江南江安糧道遷○甲午命戴均元馳往南河查勘開壩各工○丙申賜

英吉利國王敕諭曰朕寅承 駿命祇通鴻圖求甯觀成光宅區
宇譯傳風之化鑒歸善之誠震疊懷柔外薄四海無有遠邇同我
太平夔賁憬琛梯航鱗集朕益惟宵咨盱理兢業萬幾允冀祉錫
無疆化綏有截爾邦遠界海域恪守藩維遙申向日之忱載肅來
庭之使循覽陳奏情詞恪恭已令將貢品進收俾遂殷悃至爾邦
民人前來貿易歷有歲年天朝一視同仁無不曲加體恤亦無須
爾邦出力之處茲國王特軫表抒誠極陳愛戴並飭港腳等處地
方官員凡遇天朝兵民人等倍加敬謹具見爾國王慕義向化深
所嘉嘉是用頒敕獎勵並錫賚文綺等物爾國王其祇承渥眷彌
矢盡懷長荷天朝之寵靈益懍友邦之修睦率職共球延禧帶礪
以副朕懷遠敷仁至意○辛丑諭軍機大臣等本日辰刻先據孫
玉庭馳奏辦理投首洋盜未臻妥善一摺內稱那彥成辦理投首

盜匪酌賞頂帶並每名賞銀十兩計海盜不下數萬若盡行招撫經費爲難其殺賊投首之人未可盡信且此等盜犯罪皆凌遲斬梟今准其投首槩置不問榮以頂帶加以重賞以致民間有爲民不如爲盜之謠揆諸事理殊屬未協曾與那彥成再三辨論意見不同等語是那彥成於洋盜投首一事竟屬辦理錯謬是以該撫據實參奏朕披閱時卽料及那彥成日內亦必有奏報迨至已刻果遞到那彥成四百里馳奏之摺係在孫玉庭拜摺之次日所發內一摺係續報洋盜投誠節次統計已有三千一百七十五名口請仍照前議章程分別將出力者賞給千把外委頂帶其餘分別量予安插又另摺具奏辦理洋盜剿撫事宜據稱與孫玉庭兩次面商意見未能畫一並另單臚列各條多係分辨之語自係知該撫先經具摺故爲此奏伊二人身任封疆意見齟齬猶屬小事至

粵省海盜充斥前授那彥成爲總督原令會同該撫督飭地方文武盡心緝捕期於戢盜安民並未令其招撫乃前據那彥成兩次奏報洋盜投誠若干名請將出力各首犯賞給頂帶朕卽以爲此等稔惡匪徒貸其一死已屬格外恩施豈可濫邀名器當卽降旨訓諭其賞銀一節特以其人數尙少尙可准行今前後投首者至三千餘名之多據那彥成稱盜匪情形十分窮蹙試思該督到粵以來並未有督率將弁出洋痛事圍殲擒斬巨盜之事該匪等方且乘閒登岸搶劫礮臺肆其滋擾有何畏懼而遂形窮蹙乎又據稱該犯等船隻礮械旣經繳官目前已可無患等語辦理地方事務總當計及將來經久無弊豈有止圖目前之理况目前卽未必無患耶至稱兼用熟悉盜蹤但新舊投降之人廣爲間諜等語看來竟係設法招撫此等兇渠如果情急逃生輸誠投首尙當防其

反側若招之使降如何足恃從前朕辦理勦捕教匪曾諄諄以勿
事招撫爲誠天下甯不知之况那彥成曾經行陣尤非他人可比
卽軍營中實係窮蹙投誠或殺賊獻功者亦必令審訊明確然後
酌予安插今那彥成奏稱旣已悔罪投誠勢不可再加之審訊殊
不成話該犯等來歷不明若不訊問確切豈可遽爾省釋至所獻
賊目首級旣稱難於盡信又稱止可權爲包容該匪殺賊獻功自
當將所殺之賊訊訪明晰方足憑信若槩予包容該匪等詭譎異
常設竟仇殺良民捏報殺賊呈驗首級假詞投首豈亦置之不問
有是理乎又據稱盜犯置之岸上尙有蹤迹可尋得以制其生命
等語大言不慚可笑已極盜匪在洋行劫止係擾害商旅近日漸
肆鴟張原以其登岸劫掠不可不上緊緝捕地方文武於盜匪在
洋出沒時尙不能謹守礮臺要隘制其登岸之路卽如李崇玉一

犯乃係岸上匪徒經朕嚴飭緝拏那彥成猶未能剋期弋獲致令免脫豈將海盜置之陸路轉能制其生命卽伊祖亦未必有此才幹况那彥成乎該匪等積慣劫掠一無恆業此時卽按名賞銀十兩花消易罄卽賞給頂帶亦豈能久事羈縻是目前雖經投首將來必致背恩潛逃復萌故智並恐無數兇徒散居各處心懷叵測保無與陸地奸民勾結煽誘別釀事端於大局殊有關繫今那彥成奏稱籌及人數眾多或將廣西閒曠地畝給墾安插可見此次投首至三千餘名伊亦不能辦理乃出此謬悠之見以廣西甯靖地方忽令數千匪徒雜處其閒豈能保其日久相安儻廣西又不能容則將徙置何處此時投首之三千餘名業據那彥成將出力者分賞頂帶並賞給銀兩自不便復行撤回致生缺望但此後洋盜必須力爲緝捕斷不可輕信投誠以杜後患且此三千餘名亦

不可不酌籌安置因思吳熊光托津在湖北審辦各案自必得有
端緒奏摺諒已拜發在途見經明降諭旨將吳熊光調補兩廣總
督吳熊光接奉此旨卽星夜兼程由驛馳赴新任其湖北應訊案
件如尙審辦未結卽專交托津會同瑚圖禮秉公辦理並將私鹽
小錢兩事會同查辦俟辦理完竣後托津著仍遵前旨馳赴廣東
會同吳熊光查辦一切回京面奏至吳熊光抵粵後須將投首盜
匪三千餘名妥爲安置遣散爲第一要務並嚴飭沿海各口岸營
汛上緊巡緝毋任洋匪登岸並嗣後不准設法招致其節次投首
之犯如有滋生事端者著卽按例正法示懲勿稍寬縱至那彥成
辦理緝捕洋盜之事招徠投首止圖海洋盜匪稀少有意見好見
長殊不知辦理並未妥協此必係誤聽屬員慫恿或竟出自廣厚
一人主見亦未可定那彥成廣厚俱著解任交吳熊光傳旨質訊

將以上各情節詳細究問如止係聽信人言辦理錯誤卽當據實參奏一面令那彥成廣厚二人自行來京候旨或那彥成偏聽信任者不止廣厚一人亦當指名參辦儻此外復訊有飢法營私款蹟卽當傳旨革職鞫問並將任所貲財查鈔一面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前聞那彥成在粵飲酒看戲曾經降旨訊問據伊自行覆奏每月演唱二三次等語今朕聞伊在署竟日以看戲爲事伊前赴浙江審案時在公館中卽係如此並有屬令延豐爲伊購買優伶之語見在伊所帶家人中卽有能唱曲演戲者並聞廣厚素善音律其跟役亦能演唱那彥成在粵耽於逸樂皆係廣厚引誘所致其所設軍工局聞亦係廣厚從中贊成此時如已裁撤則已若見尙設立著速行裁撤並將廣厚如何迎合那彥成之處一併查明據實具奏至孫玉庭與那彥成近在同城其飲酒看戲及設立軍

工局等事豈竟毫無聞見何以並無一字奏及止以那彥成辦理
洋盜投首未能妥協具摺陳奏殊屬非是著吳熊光傳旨將孫玉
庭申飭並詳悉詢問具奏又據那彥成等另片覆奏御史吳榮光
具奏洋盜追趕師船進口焚劫各緣由查明並無其事並據稱吳
榮光係鹽商吳昆同之姪那彥成見在清查局商牟利營私諸弊
等語吳榮光家有局商或因粵東清查鹽務故爲挾嫌入奏亦未
可定若該省實有洋盜進口焚劫之事那彥成藉詞諱飾則獲咎
益重著吳熊光查明具奏○調吳熊光爲兩廣總督加裘行簡兵
部侍郎銜署直隸總督以慶格爲直隸布政使楊志信爲直隸按
察使由清河道遷○調衡齡爲廣東布政使以李長森爲貴州布政使
宋銘爲貴州按察使由安徽甯池道遷○癸卯飭大吏嚴查屬員交代
○定本年秋審情實人犯覃恩歸入緩決過二次再行減等例○

丁未祖之望以親老乞養允之以金光悌爲刑部左侍郎邱庭滙
爲山東布政使

由翰林院侍
讀學士遷

十一月甲寅諭初彭齡從前任御史時尙肯遇事直言不甘緘默
迨擢任巡撫辦理地方事務亦尙認真上年伊參劾吳熊光操守
平常係因高杞騰播浮言初彭齡遂據以入告未免爲高杞所愚
然其獲罪實不在此惟將朕召對時面諭之旨向高杞傳述漏洩
之罪實無可辭是以將伊革職令其在家養親閉門思過今事已
閱年餘因念初彭齡平日官聲尙好本日所出右庶子一缺著加
恩以初彭齡補授示朕終不廢棄敢言之臣以期有裨政治至意
○丙辰諭前據那彥成等奏已革南海番禺二縣知縣王軾等稟
出百齡在巡撫任內用聯柳致斃二命又派伊家人任二傳令兩
首縣代辦供應物件並於離任時將一切玻璃紫檀物件搬運下

船並又據奏稱那彥成有與百齡聯銜具奏各摺百齡到湖北後將摺差截留僅鈔錄硃批行文等款情節重大特派吳熊光托津馳往查辦先據吳熊光托津奏到查訊大槩情形一摺據稱百齡供認在廣東任內曾因懲辦棍徒用過聯枷其與那彥成會奏之摺因係巡撫衙門主稿是以於到湖北後將摺差截留行文知會至於在粵省起程時將署內各物件用人夫二千餘名搬運下船一節堅不承認請將百齡解任質訊其印務遵交瑚圖體兼署已降旨允行本日復據吳熊光托津奏到續行究出任二寄頓一摺據稱連日詳細研訊據任二供稱六月初二日百齡自廣東起身時眷船隨後行走將歷年積存之件並廣東署中原備器用傢伙私自搬取下船於到楚後覓得漢陽李姓棧房運往安放百齡均不知情等語當將任二寄頓各件逐一查明其百齡署內物件亦

行查封內卽有木器挂燈等項亦係廣東之物據百齡供稱均係任二私自安放實不知情惟自認糊塗昏愊等語並據將百齡供單進呈百齡素號精明豈有於伊家人私帶物件安置署內竟毫無覺察之理殊不足憑且披閱單內有買房六處買地五千餘頃爲價不少伊本年出京時曾聞其稱盤費不敷向人那借銀兩竟似清貧有素而見在查出所置產業如此其平日所爲恐未足深信百齡於廣東巡撫任內與總督會奏事件不將殊批移交總督僅行恭錄知照又因懲辦光棍製用聯枷均屬錯謬今又查出伊署內見有存貯廣東物件是其巧詐營私不可不徹底訊明辦理見在吳熊光已赴兩廣總督新任百齡著革職拏問交托津會同瑚圖禮提同伊家人任二及廣東人證詳細質訊將所控自廣東攜帶各件一一點對無任隱匿推卸俟審訊確實後再將百齡前

此供認二款一併擬擬情罪按律定擬具奏○王汝璧以疾免以

周廷棟爲刑部右侍郎

由左副都御史遷

○以全保爲湖廣總督調長

爲山東巡撫以成甯爲安徽巡撫韓對爲湖南布政使袁秉直爲

福建按察使

由浙江杭嘉湖道遷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戴均元奏

到履勘運口水勢情形一摺並繪圖貼說呈覽朕詳加披閱圖內

所繪形勢甚屬明晰而自禦黃壩迤南至迤東一帶滿幅皆係黃

水可見倒灌益甚據戴均元奏稱自八月堵築義字壩後迄今三

月有餘清水較高黃水未及一尺距明春啓放僅有兩月儘力收

蓄諒不能及二尺初放時或可暢注日久勢弱兩水頂阻或遇汛

水漲發仍恐不免黃水倒灌等語所慮甚是但據稱與鐵保徐端

再四商酌如遇兩水相抵不能不暫開峰山等閘用減黃助清之

法來年重運亦可不至淺阻此則非是蓄清敵黃原係治河良法

乃自上年回空阻滯經姜晟吳璥等籌啓祥符五瑞等閘掣減黃水權宜濟運本年回空則全係借黃濟運似此年復一年黃水所到之處在在停淤日久竟成平陸全河受病關係非輕今若再開峰山等閘仍係上年掣減黃水辦法必致淤及下游殊非正辦見據戴均元奏稱俟催令銅鉛幫船渡竣亟宜堵合禦黃壩將引河一併開挖其臨湖引河二道趕緊挑竣並將清江以下運河兩腮淤灘上緊開挑此等應辦工程均著照所請辦理仍著鐵保徐端會同戴均元悉心商酌熟籌良法務使來年重運可以通行無阻而黃水不至仍前倒灌停淤爲一勞永逸之計方爲妥善○己未諭京城滿洲蒙古八旗生齒日繁而國家經費有常甲兵設有定制勢不能於額外增添餉項俾資養贍朕宵旰籌思終乏良策今人數眾多生計旣不免拮据而少年子弟無所執業亦恐啓游惰

之風因思巡捕五營所轄馬兵一項本係召募充當雖係綠營究在京汛地面向來漢軍八旗及內務府漢軍人均准挑補滿洲蒙古子弟儘可一律充當不特養育有資且得歸營管束實屬兩有神益著滿洲蒙古八旗都統副都統等會同步軍統領及左右翼總兵將五營馬兵查明額缺共有若干此內除見在漢軍充當者共有若干缺外其餘應酌分若干缺照舊召募以若干缺歸入滿洲蒙古八旗閒散人等分別挑充之處詳細籌覈悉心妥議具奏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上月二十二日據那彥成奏到續投洋匪前後共有三千餘名請賞給頂帶銀兩分別安插所辦非是是以特諭吳熊光前往查辦本日又據那彥成奏續收投首各起三百二十餘名見在賊匪窮蹙並據另片奏稱另有東路巨盜二幫來投人數不下四五千名卽星赴惠潮一帶親往辦理等語所辦輕

率錯謬深爲可慮看其摺內所敘及鈔錄賊供委員等紛紛購綫並各口岸均有告示是前後投到之賊均非自行投誠竟係那彥成倡爲招撫謬論深信不疑惟欲藉以見好見長不顧事之利害輕重矣辦理洋盜惟有督飭文武實力剿捕之一法卽或因剿急來降亦當詳辨真偽分別覈辦豈有將劫盜罪名置之不問優以賞項獎以官職率意妄行竟置剿捕於不辦乎伊摺內尙云此次查閱營伍諭令水陸將弁奮勉殺賊以堅賊匪投首之心士氣百倍振作等語可謂恬不知恥廣東營伍廢弛已極朕用那彥成爲總督令其實力整頓剿捕盜賊那彥成並不以剿賊爲務專辦投首並將巨盜紛紛錄用營弁致兵民皆懷怨望士氣更何由振作設有他變那彥成實爲禍首罪魁縱執法重懲地方尙可問乎況有何把握如此擔承太不度德量力矣又據稱從前吉慶任內曾

辦投首一千七百餘名迄今數年未聞另有滋事之案以爲可以
倣照辦理殊不知吉慶意在招撫以致盜匪全無畏懼營伍廢弛
日甚一日本屬錯誤且伊止稱安插散遣並未優給頂帶銀兩其
安插之處係在南雄一帶距海甚遠卽有黨與亦難以勾結今那
彥成將投首數千人散在各屬甚至列入營伍能保反側之徒不
潛相勾結乎伊尙云賊匪見在窮蹙肅清海氛眞非難事等語實
不成話見在外洋盜匪直入內河肆意焚劫並致省城戒嚴正所
謂開門揖盜尙得謂窮蹙乎那彥成前此摺內將各州縣焚劫之
賊指爲內河匪徒以明其並非洋盜殊不知從前盜匪止在海面
行劫並不敢肆行登岸今洋盜投首者紛紛而內河之盜其勢日
熾豈將盜匪移入內河卽謂之肅清洋面乎封疆大吏辦理諸事
小心敬畏尙慮貽誤今那彥成毫無慎重之心如此易視必貽後

悔不知那彥成有何把握敢出此語其指尾又云自分十餘年少
有知識真可謂大言不慚矣海疆重地關繫緊要今那彥成所辦
如此朕廬念綦切吳熊光接奉此旨著卽迅速馳赴惠潮一帶接
印任事將那彥成先後辦理投首一事妥爲經理所有前兩次投
首之三千餘人業經那彥成賞給頂帶銀兩入伍歸農此時若必
令繳回頂帶賞銀撤出營伍則伊等不免又生怨望且慮滋生事
端止可照那彥成原辦安插卽此次續又來投三百餘名旣經招
致亦不得准其投順惟所遣購總委員卽應全行撤回至見在
東路巨盜二幫有四五千人吳熊光馳抵惠潮之後著詳細酌看
如該盜等已中止不來則已設有投誠之事勢難卻而不受必須
慎重辦理除其中本係裹脅者照例散遣外其曾經爲盜及著名
之犯卽應查明如果此時實在殺賊立功方可加以收恤此後招

致之說亟行截止以免盜匪等源源而來辦理棘手再那彥成摺內稱見在安插之法大約頭目多願入伍散夥多願歸農等語粵省弁兵平日通盜者聞已不少今又將積年匪盜紛紛歸入營伍豈不令其通同一氣往來無禁設竟與洋盜聯絡蟠結如何辦理但那彥成業已准令入伍吳熊光惟當將入伍之盜撥入能事將備名下密令嚴加管束時時防範有犯必懲不可稍涉大意再盜首朱潰一犯前此據閩省督撫奏稱業經官兵在崇武澳口用礮轟沈船隻將該犯淹斃今那彥成奏稱見在澄海縣報稱朱潰不願回閩投誠願歸澄海受撫等語是閩省前報朱潰淹斃之語尙不確實並著吳熊光詳查具奏朱潰係有名盜首劫掠多年稔惡已久非尋常散夥可比若此等盜首徑來投誠豈有不問來由直與赦贖自應於來投之時責令立功自贖如果伊將劇盜總兵實

李崇玉之類設法殲斃呈驗方可免其一死准予安插庶幾辦理稍協又據另片奏稱見在經費不敷先於捐監項下動用已諭令洋鹽兩商捐貲一二十萬俟收到歸款等語籌畫經費原爲捕盜而設今那彥成並不以之捕盜而用以賞盜以每名十兩而論前後所給已屬不少設將來照此辦理遇有勦捕要需又將從何支給那彥成此時亦自知難以爲繼故授意洋鹽兩商捐助著吳熊光據實查明如果該商等情願捐輸卽准其據情代奏屆時當加恩賞給議敘以示獎勵又據另片稱伊至粵東以來水土未習時多病痛恐有貽誤那彥成正在壯年不知盡心國事自到粵後惟與廣厚晝夜酣歌耽樂無度精神自難振作或那彥成因見粵事難辦豫存推諉故爲此奏亦未可知均著吳熊光據實查奏無得稍涉瞻徇○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朕恭閱 皇考高宗純皇

帝實錄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內欽奉 聖諭以西洋人蔓延數
省皆由廣東地方官未能稽察防範所致向來西洋人情願進京
效力者尙須該省督撫奏明允准後遣員伴送來京何以此次羅
瑪當家竟公然分派多人赴各省傳教澳門距省甚近地方官平
日竟如聾聵毫無覺察自有應得處分儻嗣後仍有西洋人潛出
滋事者一經發覺惟該督撫是問卽當重治其罪等因又奉 聖
諭以孫士毅奏委員伴送西洋人德天賜等四人進京已數當差
嗣後可無庸選派俟將來人少需用之時另行聽候諭旨等因仰
見 皇考禁絕邪說訓誡嚴明至意當德天賜等進京效力之時
在京西洋人已數當差卽 諭令停止選派可見西洋人等來至
內地授徒傳教爲害風俗早在 聖明鑒察之中粵省澳門地方
洋船往來該國人等自因赴廣貿易與內地民人勾結始能惑眾

傳教如果粵省稽察嚴密何至私越內地乎本年因江西省拏獲
爲西洋人送信之陳若望及山西省民人李如接引西洋人若亞
敬傳教等案業經根訊明確分別懲創嗣後著該督撫等飭知地
方官於澳門地方嚴查西洋人等除貿易而外如有私行逗留講
經傳教等事卽隨時飭禁勿任潛赴他省致滋煽誘其有內地民
人暗爲接引者卽當訪拏懲辦庶知儆懼並當曉諭民人等以西
洋邪教例禁綦嚴不可受其愚惑致蹈法網俾無知愚民各知遷
善遠罪則西洋人等自無所肆其簧鼓卽舊設有天主堂之處亦
不禁而自絕此尤潛移默化之方該督撫等惟當善爲經理實力
稽查絕其根株正其趨向亦整風飭俗之要務也○壬戌以劉大
懿爲甘肅按察使

由甘涼
道遷

○甲子諭前日刑部奏陳漢在易州知
州任內虧空庫項至十一萬餘兩之多訊其虧空緣由皆係因公

賠累並據稱辦理五次大差卽賠累銀一萬餘兩等語因思清理
經臨從無擾累推其辦理不善之故總緣濫支濫應以致州縣中
庸大者那動官項贍小者亦未免科派民間此於吏治帑項大有
關係特諭令襄行簡通行曉諭閩省官員毋蹈前轍本日襄行簡
覆奏摺內據稱直隸辦差有年一切費用大約出於恩賞官捐民
力三者如果經理得宜原無賠累溯查乾隆三十年以前差務較
多從無虧空至乾隆三十年以後差務較少而虧空日增皆緣大
吏徇私廢法州縣遂致玩法偕端虧空派累等語所論甚是直隸
省承辦差務需費不免朕曲加體恤每特恩賞給銀兩如橋梁道
路皆有開銷卽例不准銷者亦往往逾格允准其官捐民力雖非
帑項可比亦豈得任意花銷不加撙節該督所稱乾隆三十年以
前並無虧空三十年以後虧空增多皆緣從前差務雖多餽送甚

少迨後差務雖亦不少而餽送較增風氣所趨漸滋糜費帑項何
由撙節吏治何由肅清近年以來朕節次訓諭此風稍就斂戢然
營盤中如餽送豬羊酒果之類尙所不免朕皆真知確見特因事
涉瑣細若必紛紛查辦又近煩苛是以未經深究此等些小應酬
地方官視爲有限殊不知積少亦可成多統歸糜費何如併此亦
復杜絕且派往扈從各員於應用食物大抵皆能自備又何藉該
地方官之區區餽送討好乎襄行簡由軍機章京擢用在京有年
其親戚故舊諒亦不少若謂差次礙於情面難於一槩裁減則朕
此時旣已明降諭旨該署督身爲表率又何慮他人之不相諒耶
嗣後著將此等費用一併禁止食物尙不准送備有送盤費者一
經發覺計贓論罪決不姑恕該署督惟當督率屬員於承辦差務
覈實辦理毋得再蹈從前濫支濫應惡習以杜虧空而肅官方儻

經此次降諭之後地方官猶不悛改並藉此影射冒混再蹈積弊
經朕查出必將與受一併執法懲治不貸○諭據黑龍江將軍觀
明等奏進白雉一摺知道了其所請備宣史館之處著不必行朕
惟以時和年豐民康物阜爲念無事侈言祥瑞也○丁卯輯 皇
朝詞林典故成 御製序文○戊辰諭前因八旗生齒日繁生計
不免拮据當降旨諭令將五營馬兵以若干缺歸入滿洲蒙古八
旗閒散人等分別挑充令滿洲蒙古八旗都統副都統等會同步
軍統領及左右翼總兵等悉心妥議具奏旣而思滿洲蒙古閒散
子弟挑充五營馬兵與綠營一體當差恐不免沾染習氣致滋流
弊朕從不同護己過原欲俟議上時再行降旨停止本日據祿康
等奏籌議見在巡捕營兵丁情形一摺亦見及此與朕意適相符
合實屬可嘉能如此盡心國事方不愧爲大臣之道其所請將差

馬撥出二千匹交與張家口牧放計每月可省馬乾銀五千兩於八旗滿洲蒙古閒散內每旗滿洲額增養育兵二百分蒙古額增養育兵五十分八旗共增養育兵二千分每月給銀一兩五錢每月統計用銀三千兩照漢軍養育兵之例無庸給與米石所奏俱屬可行惟是此項人等挑充養育兵丁亦應分以等次如閒散子弟先挑入無米養育兵再由無米挑入有米養育兵再由有米養育兵挑入馬甲如此分別方足示以限制至所稱將馬乾銀內餘出之二千兩扣存部庫一節殊可不必所省馬乾銀兩除增養育兵二千分外尙餘銀二千兩自當仍於滿洲蒙古閒散內酌量再添設養育兵以資生計其應如何勻派之處著軍機大臣詳悉議奏至向來兵部每遇差務閒有調取巡捕營馬匹協濟當差之時今巡捕營僅存馬二千匹嗣後自難調取協濟亦著軍機大臣一

併覈議具奏所有前次諭令該滿洲蒙古八旗都統副都統等會
同步軍統領及左右翼總兵等詳議之處著不必再行會議○庚
午諭軍機大臣等前日戴均元奏查勘義字一壩因本年風浪驟
開壩底全行掀揭此時跌塘之水深至三丈勢難車戽修復若僅
恃柴壩勢難保重因請改建隄工等語此事戴均元查勘之後係
與鐵保徐端熟商至再意見相同前經降旨允行但連日再四思
維該處五壩之設由來已久溯從康熙年間 聖祖仁皇帝創建
之後乾隆年間復屢蒙 皇考高宗純皇帝親臨相度指示機宜
設立誌椿以時啓閉 命河臣永遠遵守誠以敵黃刷淤全賴洪
澤湖之水而湖水盛漲不能無所節宣蓄放關鍵最爲緊要今若
減去一壩旣與定制不符且近年湖水盛漲高堰隄工雖處處皆
形著重而義字一壩過水之處竟致壩底俱被掀揭跌塘水深三

丈看來該處地勢較低水性趨下是以連年以來此壩更爲喫緊此時改建隄工將來盛漲時新築之工恐未足資抵禦且跌塘之處總須填實隄根方免汕刷亦未可輕率從事著戴均元等三人再行公同相度通盤籌畫此時或照舊築建義壩究竟計需公費若干計用時日若干可期如式辦竣永資鞏固若如伊等之說義壩勢難復建止能改建隄工亦當計及該處爲全湖水勢匯歸一綫隄工未必卽能扼禦或於大隄之外另行添築月隄坦坡之類爲重門保障之計較爲得力計其工費又共需幾何時日又共需幾何是否於明年大汛以前均可完畢儻改建隄工與修復壩工勞費不甚相遠自以復還舊規爲是儻目前形勢實難再建壩工如何方可經久無弊卽行會商妥議迅速奏聞候朕酌奪○癸酉上臨莊靜固倫公主第○諭朕因四公主下嫁後尙未臨蒞賜

第俯允所請定於本日前往傳膳此亦典例之常是以前經諭令
值日該旗推班各衙門如有引見官員自可無庸帶領至應奏事
件仍應照常呈遞朕未明求衣本日較常時更早原欲批覽事件
後前赴四公主第回宮辦事召見臣工儘屬從容乃本日文武大
小衙門竟無一事陳奏如朕在彼果有竟日盤桓或須晚膳後回
宮則尙可以此藉口今朕於卯刻前往用膳後詣各廟拈香回宮
尙不過辰刻爲時甚早豈本日各衙門竟無一應行陳奏之事乎
自係各該大臣等耽於安逸相率在家晏起而轉以仰體爲詞實
太不成事體所有文武各該衙門堂官均著傳旨申飭嗣後遇有
此等臨幸傳膳日期各該堂官仍應照常奏事如再有藉此曠誤
者必當一併懲處不貸將此通諭知之○甲戌諭朕昨至四公主
賜第傳膳是日外省並無一人遞摺者今早卽有十處奏摺自係

昨日歷閣所致因特令總管內務府大臣傳遞摺差弁逐加詢問
內汪志伊董椿二人之摺本係二十三日到京因有外奏事處聽
差人賀清泰告知次日皇上至四公主府大約不接事是以未遞
等語各省奏事差弁到京後自應卽向外奏事官員呈遞奏摺何
以又設有聽差之人已屬非是大臣壅蔽朕尙不容乃賀清泰竟
敢擅出主見不令呈遞而該差弁等亦遂聽從實太不成事體若
不嚴加懲治是朕竟成聾聵任諸臣蒙蔽而不覺實不能容此蒙
蔽之惡習有負 訓政之深恩也差弁何興祖李國治均著革職
同賀清泰一併交刑部嚴審定擬具奏至外奏事官員本不應設
有聽差之人且賀清泰竟敢在外擅壓奏摺伊等毫無覺察均難
辭咎扎克塔爾等均著交部嚴加議處○增八旗滿洲蒙古養育
兵三千三百三十名○乙亥諭據襄行簡奏直隸初二兩次原虧

銀兩應行監追人員請旨飭追一摺此項應行監追人員虧缺倉庫銀兩於初二次查辦之後逾限未完不卽按律治罪從寬監禁追繳已屬格外施恩乃顏檢前在總督任內並不遵照奏案收禁嚴追一味見好沽譽任聽該員等置身事外甚至原奏監追之八員中竟有王瀾一員於限滿之前私行回籍似此因循庇縱大負朕恩不恤國事試思該員等虧那帑項獲戾綦重令其羈禁囹圄稍示懲誡較之常犯拘繫獄中者已有區別顏檢欲併此而寬之宜其逾限拖延追繳之說有名無實也本年奏行簡蒞任藩司後已將吳大受等七員按例監禁勒追其私回原籍之王瀾一員及應在原籍監追之江元謙等十六員卽著各該督撫查明下落照例收禁省監嚴追勿稍寬縱俟一年限滿後該員等若如數全完再行奏明請旨儻仍逾限不完卽著嚴參治罪該督撫等毋得視

爲具文復蹈顏檢之故轍也○丙子諭刑部奏審擬外奏事處聽
差人賀清泰擅壓奏摺一事賀清泰因聞奏事官滿保有二十四
日各旗推班之言輒自出臆見以爲各旗旣已推班未必接收奏
摺向江蘇差弁何興祖等告知以致何興祖等將奏摺遲至次日
呈遞實屬糊塗膽大罪有應得著照刑部所擬發往伊犁充當苦
差示儆革弁何興祖李國治來京遞摺率聽賀清泰之言延至次
日呈遞亦屬不合著照刑部所擬杖八十分別責處飭令各回本
處至向來各省差官來京遞摺因路徑生疏且恐各門攔阻是以
奏事處有引帶之人由來已久看來其勢亦不可少此時若令裁
撤不但差官等門徑不熟致誤呈遞且恐閒雜人等或致冒濶入
內該看門官軍等亦無從辨識攔阻轉費稽查但此項聽差之人
自當官爲設立不應私自雇募微賤民人嗣後外奏事處應撥派

何項官人引帶摺差需用幾人輪替並如何定以年限酌予勸懲
著御前大臣軍機大臣會議速奏尋議應於內務府見任筆帖式
人員內擇其通曉清漢文理平日謹慎並熟悉禁門及各地方道
路門徑者由內務府大臣選派二員送交外奏事處當差得旨依
議其當差之筆帖式三年期滿如果小心勤慎著該管之御前大
臣據實保奏帶領引見再行加恩儻有懶惰貽誤好事等情應卽
隨時參處若外奏事官不隨時稽察弊端經御前大臣查出參劾
卽將外奏事官一併懲治至從前差弁等於遞摺時給送茶銀見
經裁革不許收受該筆帖式等當差不無需費著將奏事官員等
每年所得隨封銀兩酌量分給俾資用費

十二月庚辰朔定廣東陸路鎮協各營屬廣州將軍節制○辛巳

以邵自昌爲左副都御史

由大理寺卿遷

陳希曾爲內閣學士

由詹事遷

○乙

西諭朕勤求治理凡遇國計民生大政所關往往敕交大學士九卿會議具奏原以軍機大臣數人或一部尙書侍郎識慮未能周詳是以特交會議係屬集思廣益之意諸大臣自應各抒所見據事直陳如果詢謀僉同亦當剴切敷言乃近日遇有會議事件率皆無所建白隨同覆奏而且退有後言殊失大臣公忠體國之道較之本部所議耽延倍多時日徒成具文並無實際於國政何益卽如吳璥前此條陳河漕不能並治請添造剝船在楊莊還河接運南漕一事朕以經國大計特批令大學士九卿詳細妥議如有意見不同者並許令自行專摺覆奏迨議奏上時止以造船需時請交兩江總督及河漕諸臣再行籌議仍不過談卽於封疆大吏其實應如何正本清源如何補偏救弊之處並未切實奏陳大學士九卿中如費淳長麟姜晟或曾任江西督撫或奉使辦理河務

尤應諳悉情形乃亦隨聲附和一無籌畫迨召見時面行咨詢則以今昔情形不同一語塞責本日卽據御史張問陶奏此事未聞九卿確議等語試思漕運河防至關重大若似此敷衍虛詞徒延時日轉不若專交軍機大臣議奏之較爲迅速也若事事交軍機大臣議奏必又議朕爲偏徇軍機大臣爲專擅矣諸大臣皆受恩深重惟當實心任事嗣後遇有會議事件務須悉心籌酌就事指陳慎勿稍存推諉隨同畫諾再朕每召見六部堂官九卿等詢以每日何時進署均稱於午時始行進署並稱午前因司員皆未到署卽進署亦未能辦事閱彙等語實屬遲緩凡人精神振作全在晨興六部等衙門事務紛繁堂司各官卽不能平旦進署亦當於辰刻齊集辦理事件庶可從容講論若遲至午刻則案牘當前神氣將已倦怠安能悉心辦事且天寒晷短之時更形慙促殊非急

公趨事之道嗣後內閣六部等衙門堂司官均著以辰刻進署如該司員等有無故到署過遲者該堂官卽應指參如各該堂官進署遲延經朕查出亦當一律懲處御史若有見聞卽行參奏將此通諭知之○壬辰諭軍機大臣等貢楚克扎布奏遵旨驅逐番帳大槩情形一摺據稱於上月二十五日抵貴德後番眾等聞知欽差前來人人畏懼各族漸次搬移見在嚴飭各廳營上緊驅逐惟因閘門以外雪深冰厚一時恐難盡數搬移等語番眾等聞欽差到彼甚形畏懼自應趁勢驅逐淨盡但見當大雪封山之時且番族人數眾多若過於急迫儻生枝節礙難辦理亦不能不假以時日惟當先行諭知該頭目等廣爲示諭俟明歲二三月春融之際再嚴飭該番眾盡數搬移並當傳諭該蒙古等以爾等懦弱性成不能自立致被番眾侵占每次侵占之後必須欽差到彼查辦始

能驅逐試思卡倫以內既係爾等游牧地方是卽爾之家業何至不能自守被人侵占將來欽差亦豈能常爲爾等查辦爾等總須努力自強趁番族等畏懼遠逃各清地界嚴守卡倫加意振作方能永遠安業又另據查明青海事務難辦情形摺內據稱該處番眾止畏欽差不畏西甯大臣等語此言不通青海大臣卽係欽差貢楚克扎布從前因欽差到彼番眾畏懼豈此時補授該處大臣後番眾等卽不畏懼乎其故自緣欽差到彼後該處道府廳營皆可呼應調遣聲威較重番眾等是以格外畏懼至青海大臣日久駐紮地方文武本非所屬遇有查辦之事不能悉聽呼應番眾等或少弛忌憚之心亦並非不畏青海大臣也此時惟應將青海大臣衙門事權略爲加重則番眾等聞而畏懼自與欽差無異著貢楚克扎布卽會同倭什布詳悉熟商或將西甯附近地方文員自

道府以下武員自鎮協以下聽其兼轄節制則設遇有事之時呼應較靈辦理自無棘手至所轄之文武各員既歸青海大臣兼轄節制遇大計軍政之年卽應飭令青海大臣查覈各該員平日功過會同總督秉公分別查辦庶各該員知該大臣有參劾之權自無不共知鼓勵於該處辦事更爲有益應如何酌定章程並著會同詳議具奏將此諭令知之尋議上得旨據貢楚克扎布等奏會議西甯辦事大臣節制兼轄附近鎮道各員酌定章程一摺西甯鎮道與青海大臣近在同城向無統屬遇有蒙古番子交涉事件僅令貴德廳營各員專司辦理未免呼應不靈不足以資彈壓嗣後著照該大臣等所請西甯文員自道府以下武員自鎮協以下俱歸該大臣兼轄節制遇有蒙古番子交涉事件卽由該大臣主政其民人地方事務仍由該督主政該鎮道等於關涉青海蒙古

番子案件自當申報青海大臣若止係尋常地方案件卽當轉報
總督免致牽混干與軍政大計年分該鎮道等辦理蒙古番子案
件功過由該大臣出具考語咨會該督再將該員等平日辦理地
方事務是否認真由該督會同參酌舉劾以昭覈實而示勸懲餘
俱照所議行○甲午諭昨因延豐於喀啞國商船至粵擅令交易
一事辦理釐率已降旨申飭並因延豐摺內有札商那彥成及會
商孫玉庭之語是以將延豐交部議處那彥成孫玉庭交部察議
本日據那彥成奏稱於陸豐途次接准延豐咨稱喀啞國卽俄羅
斯商船二隻來廣懇請貿易咨商會銜具奏那彥成正在議駁聞
適接延豐來字以新任監督阿克當阿抵粵延豐卽日交卸已將
此案事宜會銜具奏那彥成接信後已阻止不及因飛札新任監
督暫止開艙卸貨以免日後滋弊等語那彥成所見甚是與朕意

適相符合而前此延豐具奏捐尾後聲敘督臣那彥成見在出省
巡閱與之札商並與撫臣孫玉庭面商意見相同令詞具奏是延
豐於辦理此事既經札商督臣並不候那彥成札覆是否准其貿
易之處熟商妥辦輒將意見相同之語証詞入奏實屬專擅乖謬
前僅交部議處尙覺太輕延豐著交部嚴加議處那彥成於俄羅
斯商船來粵通市接延豐札商時卽欲議駁原無不合所有前次
交部察議之處著卽行寬免至孫玉庭見駐省城於延豐會商時
未經阻止亦隨同准令卸貨輸稅實屬錯誤孫玉庭仍著交部察
議○庚子調文甯爲工部右侍郎多慶爲禮部右侍郎以德文爲
盛京禮部侍郎由內閣學士遷○丙午諭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議奏侍郎
托津等審擬已革湖廣總督百齡截留批摺製造非刑及令屬員
代辦供應致家人任二借端需索等情請旨將百齡發往伊犁效

力贖罪一摺朕詳加酌覈百齡所犯共係三罪其截留批摺一事係前在廣東巡撫任內會同總督具奏之摺雖係巡撫衙門主稿但伊列銜在後且已赴湖廣總督新任卽不得與聞廣東之事應聽那彥成等行文知照卽不知照百齡亦無不合何得於摺差過境時擅給驛馬令齎赴武昌省城及拆閱後並不將原奉硃批移交廣東僅止照錄行文實屬非是姑念此次係尋常奏摺並無密諭查辦之件因此洩漏事尙可原其製用聯枷一事在百齡原因廣東省民風刁惡用以懲辦奸徒但究屬非刑有違定例設地方官因此效尤紛紛倣造並將尋常案犯一槩施用與兇惡匪徒毫無區別率致枷斃豈非百齡作俑乎至伊令屬員代辦供應並失察家人借端需索一節百齡在廣東巡撫任內雖並無向屬員婪索贓款及授意家人需索情事但伊到任之初暫寓書院亦應自

行購辦食物何得委之兩縣家人發銀承辦卽署內鋪陳物件雖係兩縣先期豫備但伊於進署後亦應查詢來歷豈得諉爲不知總緣百齡委交兩縣代辦食物又不駁回鋪墊以致家人任二借端需索兩縣家人蒙混開銷數逾巨萬而於任二私帶家伙物件前赴湖北時寄頓隱匿毫無覺察見在鈔出任二物件俱係龐重什物若百齡意在貪賊則粵中珍玩細軟可帶者多何必攜此累重之物乎是百齡委不知情所供尙屬可信且伊自擢用督撫以來所到之處俱能實心任事整頓地方國家辦理刑章八議中原有議能之條從前李侍堯在總督任內宣力最久其後不自檢束有營私殖貨之事並於辦理軍務亦有貽誤曾經問擬大辟仰蒙皇考高宗純皇帝憫念勤勞特援議能之典屢加赦賞今百齡才具與李侍堯相去不遠而伊所獲咎愆則視李侍堯婪索賊私

貽誤軍國者其情節罪名輕重懸殊尙可量加寬宥百齡著免其
發往伊犁加恩在 實錄館效力行走○是歲朝鮮英吉利來貢
○會計天下民穀數除福建陝西未經查報外各省通共大小男
婦三萬三千二百一十八萬一千四百三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
穀二千九百四十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九石七升三合二勺

東華續錄

嘉慶二十七年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瀚蕃恭校

嘉慶十一年丙寅春正月王子諭軍機大臣等玉德奏稱蔡逆暨旗滋事自稱鎮海王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搶入鳳山縣城經官兵攻散後賊船復駛入鹿耳門在府城外登岸劫擄並勾結嘉義縣匪徒洪四老等乘機滋事等語玉德久任總督查辦有年摺內謂該逆在洋稽誅十餘年皆因亡命走險試問此十餘年來誰司緝捕之責任其亡命走險至此乎此時賊勢鴟張不得不大加懲辦所有軍火糧餉器械船隻等項照軍興例動帑經理一切均責成該督不可稍有貽誤並傳知水陸文武各員弁有能將蔡逆擒獲者朕必重加恩賞再行曉諭臺灣士民悉力堵禦留心盤詰

一面懸立賞格俾知奮勉又諭賽沖阿久歷行陣於勦捕事宜素爲諳練見發去欽差大臣關防一顆交該將軍行用不拘何處接奉此旨卽由該處馳驛前赴閩省玉德見駐之常武海口於該督豫備兵力內擇精練強壯者帶領放洋悉力督勦該處提鎮自李長庚許文謨以下各將弁均受該將軍節制調擾再臺灣遠隔重洋風濤靡定特發去大藏香五枝著賽沖阿敬詣天后宮代朕虔禱以期仰叨神佑又福康安平定林爽文時攜帶大利益吉祥右旋螺往來渡海風帆順利茲亦發交賽沖阿祇領帶往渡洋以資護佑俟凱旋日派大員齎送回京供奉○以紀年開泰命大學士會同刑部覈減大辟以下至杖徒各罪○丙辰諭軍機大臣等臨安府所屬六猛地方久隸版圖從前安南黎維祁阮光平時兩次懇請申畫地界俱經駁飭有案今該國興化鎮目忽遞送傳

詞欲其外附實屬無知妄爲伯麟等接據稟報一面飭令鎮道等將六猛掌寨妥爲撫慰嚴諭各邊界加意巡防並令該掌寨等自行具文先行回覆越南鎮目一面擬繕照會該國王文彙進呈所辦皆是阮福映自得國以後恭順輸忱未必敢冒昧出此此事諒係該鎮目所爲應交該國王嚴行懲辦已命軍機處於原擬照會內添敘發往該督等接奉後著卽照繕如式由廣西省轉遞該國仍飭該處鎮道等凡與越南接壤之處嚴密防範並嚴諭六猛掌寨毋許越南夷人偷串入境俟該國接奉照會之後如何申覆卽由驛奏聞又孟連土司刀派功被戕失印一案暹羅緬甸向俱恭順天朝此時伊二國構釁之後暹羅雖尙在九龍江外留紮兩營緬甸頭人亦有赴阿瓦城調兵之事但外夷齟齬相爭與天朝全無干涉總可不必過問今緬甸頭目以刀派功被戕爲詞懇請內

地與兵前往自應加以駁飭至孟連土司所失印信不能置之不問見在伯麟等飭令兩國頭人代爲尋覓自應如此但止係土司印信或當時爭殺倥傯不知道棄何處過後不能尋查是亦情事所有亦尙非關緊要如數月後該二國不能尋獻卽據實奏明不妨另行鑄給也○丁巳諭前因那彥成在粵東辦理洋匪種種錯謬並有與藩司廣厚看戲飲酒之事當經降旨將那彥成廣厚解任交吳熊光詳訊具奏茲據吳熊光具奏訊取那彥成廣厚親供據實參奏令那彥成廣厚自行進京候旨等語朕細覈所奏情節那彥成初任兩廣總督時原銳意肅清洋面分派水師官兵出力巡緝以致沿海各口岸守備空虛嗣因盜劫頻聞水師官兵又不能得力遂廣行開募出示招撫有具報投誠者不加查訊卽給予頂帶銀兩先後投首人犯計有五千數百餘名之多實屬師心自

用試思海洋盜匪劫掠不法原應督飭文武上緊緝拏嚴辦方足以懲奸宄而靖海疆今那彥成倡爲招撫止圖多一投誠卽少一劫盜殊不知此端一開則武職憚於冒險出洋藉避風濤必致日漸疏懈文職以招致盜犯得邀上官嘉獎亦所樂從不惟地方捕務從此廢弛卽兵民等目覩洋盜擄掠傷人不旋踵而賞給銀兩頂帶以致交相含怨物議沸騰那彥成辦理失當之咎實在於此幸而此五千數百名投首之犯尙俱安靜帖服那彥成尙無大罪至設立軍工局一節那彥成因盜案繁多亟思審出真情因從前原有軍工廠是以設立軍工局派員經理那彥成嗣亦自知所辦非是旋卽裁撤其餘如看戲飲酒等事雖訊問屬實猶其過之小者此外亦並無婪索營私款賄那彥成素日自謂才具過人不肯虛衷是其受病之處前在陝省督辦軍務未能妥協撤令回京降

職未及數年復經朕特恩棄瑕錄用擢授封疆並疊次諄諄訓誡至再至三乃竟未能悛改舊習虛心任事實屬有負朕教誨成全之意姑念並無別項劣蹟招降盜匪等亦並無滋事之處尙可略加寬宥不至罷斥治罪廣厚於那彥成招撫設局等事訊無愆愆情事但伊身任藩司與那彥成近在同城並不阻止且有與那彥成飲酒看戲之事亦有不合除另降清字諭旨將那彥成廣厚派往新疆辦事外所有伊二人獲咎緣由特諭中外知之○定免死改遣罪犯分別年限減釋○調托津爲戶部左侍郎轉玉麟爲吏部左侍郎調和甯爲吏部右侍郎以英和爲理藩院左侍郎由內閣學士○調蘇楞額爲戶部右侍郎那彥寶爲工部左侍郎○降那彥成藍翎侍衛爲伊犁領隊大臣廣厚三等侍衛爲庫車辦事大臣○戊午諭據裘行簡奏直隸舊有千里長隄自乾隆三十七年大

加培築之後已閱三十餘載其新舊格定隄自乾隆十年二十二
年增築以來亦久未辦理見在隄工卑薄處所多被衝刷河水淤
塞各水縱橫四注平野不可不亟講疏築請先撥帑銀四十萬兩
趕緊興修仍於蘆商本年鹽價內每斤酌增制錢一文以覈餘所
入之數補工程撥用之需等語直隸千里長隄及新舊格定隄兩
項工程年久塌卸附近民田多成巨浸自不可不講求疏築俾得
樂利但如裘行節摺內所稱在於蘆商鹽價內每斤酌增錢文以
資撥用此則不可鹽斤加價一事原爲恤商起見從前閒因商力
疲乏錢價過賤暫時准行但究屬病民非可引以爲例屢經降旨
飭禁此時辦理工程與商人全無干涉伊等有何賠累之處轉欲
藉此增加鹽價乎朕於民生利賴之舉卽多費帑金從無靳惜所
有此項隄工需銀約四十萬兩卽著撥動正帑交戶部查明在於

長蘆鹽課項下酌撥應用若該處課項不敷並著另行籌撥以資
興築各需該署督惟當督飭承辦工員認真經理確佑實銷務期
工堅料實俾小民永資利益無庸於鹽務中屑屑籌費爲也○王
戊以那彥寶爲直隸泰甯鎮總兵官調英和爲工部左侍郎轉玉
甯爲理藩院左侍郎以特克慎爲理藩院右侍郎由內閣侍讀學士遷○戊
辰論據吳熊光等奏查明喀吧國來廣貿易情形一摺喀吧國卽
俄羅斯國向例止准在恰克圖地方通市貿易本有一定界限今
該國商船駛至粵東懇請越關卸貨自應照例駁回乃延豐擅准
進浦卸貨實屬冒昧且該國商船於十月初八十七等日先後進
口延豐於二十九日始行具奏又於咨商總督後並不候那彥成
回咨輒以意見相同之語捏詞入告其咎甚重前經降旨將延豐
降爲七品筆帖式尙不足以示懲延豐著卽革職仍令在萬年吉

地工程處效力行走接任監督阿克當阿因延豐已准該夷商起卸一船貨物亦卽不候那彥成移知率准後船進浦卸載吳熊光孫玉庭未經詳查明確遽准開船回國均屬辦理未協不能無咎吳熊光孫玉庭阿克當阿均著交部議處嗣後遇有該國商船來廣貿易者惟當嚴行駁回毋得擅准起卸貨物以昭定制○丙子諭前因那彥成在兩廣總督任內招撫洋匪辦理錯謬將伊降爲藍翎侍衛派充伊犁領隊大臣茲據吳熊光續行查出洋盜黃正嵩投首時那彥成先行賞給四品藍頂旋即掣回改給千總頂帶昨李崇玉解到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並據李崇玉供出那彥成亦曾給與四品藍頂等情四品頂帶等級較崇那彥成輒以賞給投出盜首實屬任意妄爲那彥成豈復能勝領隊大臣之任著革職伊見在行抵何處卽著該督撫派員押送來京交軍機大

臣會同刑部審訊具奏

二月庚辰諭李長庚等因蔡逆大船在鹿耳門內小船分泊洲仔尾一帶與岸匪勾聯當卽豫備火具攻燒將賊船燒毀多隻生擒賊匪一百六十八人蔡逆大船旣見泊鹿耳門內口門外有沈船堵塞正可水陸夾攻不可稍有鬆勁至鹿耳門外係堵截海口要路務須加意嚴密隄防又臺灣府城經賊兵攻撲多日亟應救援著速飭李應貴一路官兵由大港直抵郡城不可延緩○壬午諭連日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粵省解到盜首李崇玉將該犯供出那彥成給予銀牌並印札等件均經呈覽銀牌泐有免死字樣已屬不合而劄付則係授意總兵武隆阿令署潮州右營守備直書署守備李崇玉並豫支行糧廩給太不成事體矣李崇玉係廣東甲子司地方爲匪首犯人所共知朕先有所聞密令該督等查

擊上年該犯聞擊脫逃那彥成將該親屬查拏審訊定案照大逆律辦理緣坐發遣該犯逃竄出洋與盜首朱漬合夥彼時那彥成因其與朱漬情意不合遣人閒諜若果能設法擒拏將縛獻之人奏明酌賞官職尙屬近理乃那彥成誘致李崇王後輒賞給五品頂帶嗣該犯見降盜黃正嵩先已給四品藍頂欲一律戴用那彥成遂亦賞給又因該犯稱所賞之官並無憑據遂令總兵武隆阿給與守備印札實出情理之外國家名器信賞必行若如那彥成所辦是官員頂帶及一切印信徇付全不足憑威福任意是非顛倒大負任用深恩竟是喪心病狂况李崇玉身係重犯所求輒遂設充其量更有無厭之請亦將曲從之乎不意那彥成任意妄爲乖張紕繆一至於此前已有旨將那彥成革職令沿途督撫派員押解來京尙屬稍寬著派乾清門侍衛慶惠玉福馳驛迎赴前途

傳旨拏問解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定擬具奏武隆阿係專
閫大員曾在乾清門行走亦當略知政體富那彥成諭令給札時
理應力持正論攔阻不給乃竟率意聽從其咎甚重本當革職懲
治姑念伊在川楚軍營出力有年曾賞給巴圖魯名號素屬奮勇
武隆阿著革去總兵仍加恩賞留巴圖魯名號作為二等侍衛發
往臺灣交與欽差大臣賽沖阿差遣委用著吳熊光卽傳旨令該
員迅速前往如果奮勉立功再加恩賞○癸未 上御經筵○甲
申諭朕恭閱 皇考高宗純皇帝實錄內載乾隆五十一年六月
欽奉 聖諭前據曹錫寶奏和珅家人全兒服用奢侈器具完美
恐有招搖撞騙等事著留京王大臣詳悉訪查訊問務得實在情
形朕於此案總期根究明白留京王大臣不可誤會朕旨將曹錫
寶加以詞色有意吹求務須平心靜氣虛衷詳問如果和珅有營

私舞弊款蹟不妨據實指出朕必質詢明確如果得實不難將和
珅治罪等因欽此仰見 皇考至公至明纖微畢照彼時御史曹
錫寶參劾和珅家人全兒款蹟其意本欲參劾和珅又不敢明言
故以家人爲由隱躍其詞以爲旁敲側擊之計 皇考因該御史
陳奏卽恐和珅有營私舞弊情事令王大臣虛衷詳訊並令曹錫
寶指出實據其時該御史若果能臚列款蹟 皇考必徹底嚴辦
立將和珅懲治乃該御史僅以一奏了事迨疊經開示令其指實
曹錫寶毫不能指出確據而王大臣於審辦此事存投鼠忌器之
鄙見顛預完案以致和珅益無忌憚驕縱日甚必至身罹重辟而
後已在當日王大臣等以私意揣測 高深竟似查辦和珅未必
仰合 聖意今恭閱 實錄所載節次 聖旨指示明切至再至
三可見 皇考於和珅種種不法早經照及特當日大小臣工無

一人舉劾是以未及究辦耳朕廣開言路整飭官常惟期內外各
大臣奉公守法若有敗檢營私之事必不肯稍有回護嗣後言官
若彈劾大臣必須將其貪劣款蹟指明參奏朕必執法嚴辦但不
得隱躍其詞徒博建白之名轉滋疑似之迹於吏治官方庶有裨
補特此宣諭知之○諭本日禮部會同鑾儀衛內務府衙門具奏
請將皇子婚禮舊例執事內鐙籠火把紅氈酌量加增事屬可行
至稱向來皇子迎娶福晉例無儀衛因查親王郡王向俱專設儀
衛一分謹公同商酌擬比較親王之例增設皇子儀衛一分於成
婚迎娶時陳設導引禮成後卽由鑾儀衛另庫收貯等語所議大
謬皇子班次本在諸王之上至冊封則位有差等並非一例錫封
親王朕兄弟中卽有郡王貝勒焉有於成婚時卽用親王儀衛之
理是皇子必應封親王矣况親王未分府者均不設用儀衛若於

成婚時槩照親王例製造儀衛一分禮成後又復另庫收貯日後若止封郡王貝勒則此一分儀衛又將焉用該衙門議奏此事不加詳慎甚屬不合此摺係禮部主稿該堂官定議舛錯著交部議處其率行會奏之鑾儀衛內務府堂官俱著交部察議此後仍循舊章不准用儀仗又據奏公主釐降時請將應得儀仗一例陳設導引等語定例固倫公主和碩公主本有差等向各有儀仗一分係歸甯時陳設今議於下嫁時用以陳設導引並非例外增添自無不可著照所奏辦理○以桂芳扎郎阿俱為內閣學士桂芳由詹事扎郎阿由太常寺卿遷○辛卯 上啓鑾謁 東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丙申 上謁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裕陵 回鑾○己亥調李殿圖為江西巡撫溫承惠為福建巡撫○辛丑撥廣東關稅銀三十萬兩備臺灣軍需○壬寅以姚令儀為四川

按察使

由鹽茶道遷

○甲辰

上幸南苑行圍

○諭軍機大臣等李長

庚愛新泰慶保奏許松年王得祿在柴頭港口剿賊臺郡文武派兵協助將盜夥殲獲多名得有勝仗但蔡逆本係積年洋盜設或官兵剿急復竄重洋辦理殊爲棘手今朕明諭李長庚蔡逆一犯全責成該提督擒捕儻能擒獲該犯卽公侯伯崇封朕所不靳設蔡逆竟於海口遁逃伊自思當得何罪恐不止革職拏問已也至蔡逆謀爲不軌總由玉德在閩有年營伍廢弛巡哨緝捕視爲具文以至如此是玉德養癰貽患之罪已無可辭此時該逆滋擾數月計先後調赴臺灣官兵不過三四千名豈能剿滅二萬有餘之賊閩省水陸官兵不下七萬餘名卽調用萬餘名內地守禦亦不虞空虛見據愛新泰等奏稱郡城被圍日久有不可支持之勢玉德接到該處文稟卽應熟爲籌辦乃竟任意延玩視爲泛常負恩

曠職莫此爲甚五德著降爲二品頂帶拔去花翎先示薄懲以觀
後效賊匪勾結生番生番頭目諦窩蘭不肯從逆能知大義甚屬
可嘉如本無頂帶卽賞給六品頂帶並賞藍翎如本有頂帶卽加
等賞給○乙巳諭閩省洋盜蔡章勾結陸路匪徒在臺灣滋擾亟
應剿除淨盡以靖海疆前經朕特派賽冲阿前往督同該省提鎮
水陸官兵赴臺剿辦連日節據該處提鎮等奏報殲獲逆匪數百
名蔡逆勢已窮蹙茲再派德楞泰爲欽差大臣同護軍統領扎克
塔爾溫泰提督薛大烈並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五十員名馳驛
前往剿辦於三月初四日由京起程酌分二起行走所有經過地
方著該督撫等將應行支應事宜妥爲豫備俾行程迅速以期剋
日蕆事○免蔡牽滋擾之臺灣府屬地方額賦○丙午以初彭齡
爲內閣學士由光祿寺卿遷○丁未轉多慶爲禮部左侍郎調德文爲禮

部右侍郎以成格爲盛京禮部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題○戊申 上還京師

三月己酉朔命挑濬江蘇淮揚下游歸江河道○庚戌福建臺灣鎮總兵官愛新泰等奏攻克洲仔尾等處賊寨得旨嘉獎下部議敘○辛亥 上親耕藉田○壬子命百齡赴福建襄辦軍需○乙卯諭軍機大臣等吳熊光奏查明那彥成招致洋盜緣由並海洋防堵情形一摺粵省招致洋盜一事查明並非楊楷慫恿自係那彥成師心自用與伊無涉至降盜黃正嵩四品頂帶業經撤回見換給千總頂帶自未便再行撤回致滋疑懼伊見在跟隨洪蕃鏘在洋巡緝著吳熊光密札該鎮如果黃正嵩認真出力能捕獲劇盜悔罪立功不妨奏明以千總實缺補用示之獎勵如並不出力卽將伊斥革亦無不可若別滋事端卽當加倍治罪不可姑息至

黃正嵩同來夥匪一百八十人若同聚一處終恐不妥並著飭知
洪蕃鏘將各夥黨調撥別營不動聲色使之黨與分散其勢日孤
更易鈐制又另奏盜匪方安等帶同夥伴約計千人前來投首既
係悔罪自來並非由地方官招致自可准令投首分別辦理著照
吳熊光等所請將盜首方安等十八名分置南雄等處安插其夥
眾九百餘名口遞交原籍管束如有滋生事端者卽當查拏加等
治罪至此次盜船二十餘隻據摺內稱估變充賞其礮械飭營收
貯前聞盜匪駛駕之船較兵船轉爲堅固此時粵省米艇正在不
敷此等盜船何不配入官船駕駛轉行估變充賞此外如那彥成
節次招致盜犯所交船隻均著吳熊光一併查明可用者留充官
用其實係朽壞者方可變價其礮械亦當分給各營配用何必槩
行收貯置之無用之地至孫全謀熟悉閩省洋面情形在粵省不

甚得力不若令其前赴閩省效用賽沖阿所謂粵兵除廣西官兵均係陸路至廣東官兵竟以專派水師爲是著吳熊光酌量派往以速爲要○召李殿圖來京以景安爲江西巡撫景敏爲福建布政使由江西按察使遷○丙辰諭軍機大臣等李長庚等奏稱自正月二十六日起督率鎮將先將附近屯聚賊匪之洲仔尾賊船賊藁分投燒毀斃賊多名蔡逆因此不能存留旋將大船駛近口門又經李長庚揮令各船南北攻打許松年等亦帶兵夾攻擊斃賊匪百餘名拏獲盜船四隻燒毀五隻至二月初七日該逆潛乘風潮拌命衝出兵船復大加攻剿又擊沈盜船六隻燒毀九隻擊斃淹斃盜匪不計其數殲擒二百餘名該逆向南逃竄見在督兵追剿等語此次官兵攻剿賊匪大加殲戮該逆亡命奔逃其潰散情形實屬顯然但不能將蔡逆立時殲獲李長庚許松年等疏虞之罪實

無可辭其所請革職治罪之處皆所應得惟查閱李長庚許松年
二人兵船駐防之處李長庚係在北汕許松年係在南汕蔡逆大
股係由北汕口內漸次竄出是許松年之咎較李長庚稍輕且許
松年此次奮勇殺賊槍子穿過左手指見在受傷可憫著免其革
職仍留頂帶以觀後效至李長庚係總統水師之員伊卽在北汕
駐船此次蔡逆大船出口雖經竭力剿殺究屬疏於防範本應革
職治罪姑念一時水師帶兵乏人著革去翎頂免其革任仍令戴
罪立功伊二人如果各知奮勉能將蔡逆擒獲朕不但免其既往
之罪仍當格外沛以厚恩若再帶兵遷延又任蔡逆逃竄伊二人
之罪斷難寬宥矣其王德所參總兵李景會副將王得祿署副將
邱良功革職治罪之處亦姑從寬免均著革去頂帶隨同李長庚
等戴罪立功以觀後效王德摺內又請將臺灣鎮道愛新泰慶保

交部嚴議愛新泰慶保自蔡逆滋擾以來守城殺賊尙屬有功且蔡逆由水路逃竄並非陸路疏防愛新泰慶保無庸議處至玉德自稱無能請革職一併治罪等語誠哉是言玉德任總督有年並不整頓水師認真緝捕其養癰貽患之罪已無可寬迨蔡逆滋擾臺郡既不渡洋親往又不多派官兵寬備糧餉種種貽誤應行革職治罪之處何待奏請但見在軍需緊要之時若遽將伊革職交部治罪伊轉得置身局外將一切棘手難辦之事諉之他人遂其安逸玉德著先革去頂帶仍將見在軍需責令經理○以蔣攸銛爲江西按察使由廣東惠潮嘉道遷○戊午諭本日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奏審擬那彥成請旨發往伊犁效力贖罪一摺前因廣東營伍廢弛洋盜充斥特將那彥成調任廣東總督原令其整頓營伍緝捕盜賊使海疆日就甯謐朕屢次所降諭旨皆責以認真緝捕從未令

其招撫亦並無密諭及此那彥成果能督率水師將弁奮力擒剿將大幫賊艇痛事誅鋤其餘黨夥窮蹙來歸或可准予投首斯爲正辦然亦止貸其一死斷無加賞官職之理乃那彥成到任以後並不能實力振作使戎政捕務煥然改觀惟以招撫爲事若云洋匪眾多兵船數少不敷剿捕原可奏請添造卽經費不足那彥成年來所請動用各款亦無不降旨立准俾資籌辦不謂那彥成因見水師出洋不甚得力卽希圖速效師心自用購殺招致前後投出洋盜首夥三千餘人分賞銀兩盈千累百此等賞項與其散給犯法自首之賊何如以之獎勵兵丁使之感奮捕盜戢暴安良乎那彥成身任封疆如此賞罰倒置無怪乎兵民交怨也卽如李崇玉在甲子司地方種種不法稔惡逋誅係朕特交該省督撫查拏之犯因辦理不能嚴密李漢升等往捕兵丁施放槍礮俾得聞聲

冤脫那彥成到任後又不能迅速擒捕業已將其家屬照例緣生及至將伊誘致輒付給免死銀牌又給以四五品頂帶及署守備札付行糧銀兩等項押解來京轉致礙難辦理總由那彥成一意主撫遂不顧事理之顛倒錯謬若此設海疆督撫相率效尤主撫於練兵捕盜等事皆不認真辦理惟圖將就塞責其廢弛尙可問耶朕之所以罪那彥成者實在於此那彥成係棄瑕錄用之人似此種種妄爲實負委任深恩著卽照所提發往伊犁效力贖罪交與松筠嚴行管束如果守分安靜數年後再行具奏○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本日許文謨奏稱三月十六十七等日賊匪數千人攻撲鹽水港營盤前往救援勦殺甚多並擊斃穿紅褂騎馬賊匪二名生擒二名嗣後賊匪復竄入鹽水港街搶掠又殺死五十六名許文謨探聞賊匪卽在附近屯聚帶領兵勇圍勦將賊匪殺傷不

計其數當將竹園尾太史宮莊賊巢四百餘間槩行焚毀敗陣餘匪向沿海沿山竄去又據探聞蔡牽匪船於十九夜北竄至王耶莊海邊停泊等語此次許文謨在鹽水港一帶連次痛剿賊匪止贖五百餘人分投逃竄見在附近各處並無賊匪自郡城至嘉義一帶道路業已疏通惟蔡牽匪船復敢竄至王耶莊海邊停泊總須將該逆擒獲方可杜絕根株再朕聞淡水滬尾以北山內有膏腴之地爲該逆素所窺伺此時或又竄往亦未可定賽沖阿可派兵前往相機辦理又諭德楊泰出京以來節據李長庚愛新泰等奏到蔡逆窮蹙各情形看來南北陸路匪徒疊經官兵剿殺紛紛潰散可無庸另行厚集兵力前所派京中後起之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及東三省勁旅四川屯練兵停止調派惟四川綠營兵令勒保揀挑二千名候旨調派如尙需用德楊泰即可向彼咨調至德

楞泰身爲大臣受恩深重如果行抵廈門臺灣匪徒業已剽盡彼時賽沖阿自必知會德楞泰無須渡臺卽在彼略駐數日閱視海疆情形俾地方兵民見有重臣到彼經畫共知儆畏亦不爲無益或德楞泰行抵浙江已得有臺灣蕙事之信或蔡逆向北逃竄又思至溫台一帶滋擾德楞泰卽赴該處海口一帶會同清安泰督率剿辦○壬戌諭前因廣東地方緊要曾降旨將該省陸路鎮協各營均交廣州將軍賽沖阿節制今賽沖阿調補福州將軍閩省見有剿捕事宜所有陸路鎮協各營應如何交該將軍統轄之處著兵部詳議具奏尋議上得旨閩省除督撫提三標各有專轄外其餘陸路各營協均歸將軍統轄所有臺灣一鎮遠隔重洋自本年爲始令將軍總督巡撫水師陸路兩提督輪往查閱營伍事竣專摺奏聞○甲子嚴禁浙江江蘇等省販米出洋○乙丑愛新泰

奏克復鳳山縣城得旨嘉獎賞雲騎尉世職○己巳諭向來宗室王公等之格格嫁與蒙古者來京例不禁止但新革塔布囊布哩納什之妻固山格格連次赴京控案因無例禁以致率意妄行不可不明定章程嗣後除年班仍令照舊來京外其餘或詣闕謝恩或伊母家實有要事著於起身前將實在情由具報理藩院查覈咨行或額駙格格呈報扎薩克等轉報理藩院亦可儻任意擅離本處或徑自來京不特將額駙格格治罪該扎薩克一併嚴處應如何分別定例著理藩院妥議具奏尋議嗣後出嫁蒙古額駙之格格遇來京謝恩或有緊要事件在該扎薩克前呈明轉報理藩院具奏允行始准來京儻伊母家實有要事呈報理藩院覈實奏准行文該扎薩克准其來京若並未呈報私行來京交該扎薩克嚴查禁止若扎薩克並不禁止照失察例治罪儻額駙格格指稱

事故捏報來京或任意私往他處該扎薩克並未查出附和令其前來將額駙格格及該扎薩克均罰俸一年從之○辛未撥京倉米麥各五萬石於五城平糶○甲戌諭軍機大臣等李長庚奏在東港洋面追遇盜船官兵止擊沈盜船一隻斃匪百餘名仍令蔡逆往北竄逃該提督又以風浪狂大未經窮追復任駛近鹿港竄至崇武與朱濱合幫此皆由李長庚督剿不力所致見在賽沖阿業已到臺該提督放洋追剿亟當探蹤緊躡如能將蔡朱二逆一併殲獲不但可贖前愆仍當懋加恩賞若再有遲誤必當併計重治其罪不能再邀寬貸矣李長庚務當倍矢愧奮設計擒殲並曉諭將弁兵丁人等如能將蔡牽擒獲者賞銀二千兩擒獲朱濱者賞銀一千兩其洪四老陳棒吳三池三名均係盜船要犯每獲一名賞銀五百兩仍奏明分別賞給官職如本係職官卽予加等升

擢儻舟師與盜船相遇或有退縮不前縱令該二逆竄逸者官弁
卽行拏問兵丁等立置重典至蔡朱二逆或仍合幫竄至壘郡一
帶李長庚固當跟蹤急追卽或駛向粵東江浙鄰省洋面李長庚
亦當不分畛域追拏務獲其朱憤盜船卽咨報玉德等另行籌剿
○以誠存爲左副都御史由大理寺卿遷○丙子命德楞泰回京○皇
后行躬桑禮

夏四月戊子實授阿禮布雲南布政使○辛卯 上閱健銳營兵

○癸巳李亨特以挾私妄爲奪職迷問以吳璥爲河東河道總督
○丙申諭御史葉紹樞奏請續編皇清文頌以光文治一摺我

朝重熙累洽邇治同文康熙四十八年編集皇清文頌乾隆年間
重加纂輯卷首恭載 列聖聖製次附廷臣賦頌各體宏篇鉅什

炳炳麟麟書成以後 皇考高宗純皇帝聖製詩文集共編五百

四十餘卷金聲玉振集千古之大成朕景紹 前徽亦每有因文見道之作而六十餘年以來親藩王公以逮臣工等奏御篇目其和聲鳴盛堪備採擇者積而愈多允宜續加哀集宣布藝林著俟恭纂 實錄告成後卽在 實錄館地方開館編纂屆期再行簡派總裁詳查舊章酌議具奏○己亥宋鎔以母老請留京允之授太僕寺少卿以朱棟爲貴州按察使

由廣東南韶連道遷

五月己酉英善緣事鐫級以慶音爲左都御史調和甯爲倉場侍

郎德文爲吏部右侍郎以桂芳爲禮部右侍郎

由內閣學士遷

○甲寅諭

各省督撫因州縣員缺緊要揀調需人往往將不合例之員奏懇補用朕節次發交部議部中皆照例議駁並將違例保題之上司一併奏請議處部議上時朕每有仍照該督撫所請准其升調者並將該上司處分寬免原以地方治理需人不得不破格錄用非

可視爲常例乃近來督撫等違例保奏者漸多明知部議必駁之後仍可邀准而一經恩准則處分亦無不寬免遂爾心存玩易任意保題積習相沿成爲故套恐滋流弊試思一省之大州縣佐貳不少豈無廉能任事合例可保之員何至出有一缺卽非此一人不可必欲違例奏請此在存心公正之督撫一時爲人地起見諒無別情而假公濟私者或因此徇情薦舉意爲愛憎不論人才之當否惟視缺分之肥瘠其弊將何所不至所關於吏治者甚大朕固不疑天下督撫俱有不肖之心然不明定條例恐封疆大吏保舉屬員竟至無所顧忌不可不防其漸嗣後督撫等違例保奏之員除照依部駁者仍照例議處外其有部駁之後仍奉特旨准行者著交該部存記將來所保之員如犯有貪私飭法之事其原保之上司竟當奏請革職如係別項劣蹟致罹參革者亦應照本員

罪名之輕重以定原保之上司獲咎之等差著該部詳議章程載入則例永遠遵行尋議違例保舉之員如犯貪贓飢法應擬斬絞罪名者將原保之督撫革職司道府降三級調用如犯軍流私罪者督撫降三級調用司道府降二級調用如犯杖徒私罪者督撫降二級調用司道府降一級留任如不由司道府申詳者止將督撫議處其有違例題請既經部駁奉旨依議後督撫復專摺奏請特旨允准者如犯有前項事故原保之上司獲咎較重應加等議處從之○調李鈞簡爲倉場侍郎轉戴均元爲吏部左侍郎調潘世恩爲吏部右侍郎趙秉冲爲戶部左侍郎以劉鳳誥爲兵部右侍郎由內閣學士遷○己未諭軍機大臣等王甯等奏探聞廓爾喀國王喇特納巴都爾被戕緣由一摺該國王以殘殺啓釁致被戕害未據敏關稟報自不必差人往探所見甚是但該國既有此內亂之

事自必具表陳訴應俟其遣使來告時諭以爾國遠在藩服極爲恭順今不幸遭此內變奏聞大皇帝必深爲憐憫見在罪人已得爾國王尙在幼年惟當謹守國度安常處順以期自固藩籬永承天朝渥眷儻該國王竟力不能支率眾來奔卽當於邊界地方妥爲安置令其得有棲止以示懷柔若因內訌搆兵款關求救則斷無因蠻觸相爭致內地勞師之理玉甯等卽當嚴行駁斥仍督飭各卡隘加意防範勿令該國逃人竄入界內以靖邊圉爲要○壬戌諭前於嘉慶九年挑選八旗秀女見其衣袖寬大並有纏足者殊爲忘本甚屬非是當經降旨嚴禁本月初九日曾降旨令嗣後八旗漢軍兵丁之女俱無庸挑選此乃朕體恤貧窮兵丁該兵丁等若將其女任意纏足及裝飾寬大衣袖是轉失朕矜恤本意我朝服飾自定鼎以來 列祖欽定從前 太宗文皇帝訓誡令後

世子孫衣冠儀制永遵勿替 皇考高宗純皇帝重申 訓諭刻

石建於箭亭垂示久遠 聖諭煌煌實有深意自宜永遠奉行儻

年久沾染漢人習氣妄改服飾殊有關繫男子尙易約束至婦女

等深居閨闔其服飾自難查察著交八旗滿洲蒙古漢軍都統副

都統參領佐領等留心嚴查儻各旗滿洲蒙古秀女內有衣袖寬

大漢軍秀女內有仍裹足者一經查出卽將其父兄指名參奏治

罪毋得瞻徇儻經訓諭之後仍因循從事下屆挑選秀女經朕看

出或有人參奏除將該秀女父兄治罪外必將該旗都統章京等

革職斷不輕宥著交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務使家喻戶曉實力奉

行○癸亥調熊枚爲左都御史秦承恩爲工部尙書○乙丑康基

田以年力就衰並督催鉛船不力降六部郎中以許兆椿爲江甯

布政使朱理爲浙江按察使

由福建興泉永道遷

○丙寅諭玉德身任閩浙

總督有年於海疆事務不能隨時整頓實力捕緝任令水師地方
闌茸廢弛以致洋盜蔡牽肆無忌憚糾眾劫掠此次竟敢勾結陸
路匪徒竄赴臺灣滋擾經官兵大加剿擊該逆仍免脫潛逃迄今
尙未就獲此皆由該督平素因循貽誤咎無可辭業經疊次降旨
訓飭並將伊革去翎頂本日據玉德奏到提訊前獲蔡逆夥犯洪
二稱蔡牽幫船原有八九十隻因節次被官兵攻毀僅臘大小船
三十餘隻船內火藥都向蔡牽船上領取前在臺灣時蔡牽每船
給發火藥一二百斤自臺灣回後每船給火藥三四十斤其米糧
俱係隨時打劫商船所得淡水一項沿海島嶼俱有泉水可汲等
語洋匪幫船所用水米自必藉各口岸私行接濟如果防守嚴密
絕其飲食卽無難制其死命然或謂由該匪等劫掠商船及沿海
汲取所得尙可藉詞諉卸至火藥一項必非洋匪等所能自行配

造卽據該督此次自訊賊供蔡逆原有幫船八九十隻每船給發火藥一二百斤統計已不下一萬數千斤試思盜船火藥至如許之多豈在洋面所能猝辦前次蔡逆竄擾臺灣時王德等因局存火藥不敷撥用曾咨照江西巡撫備辦協濟是官貯火藥較少而盜匪轉多有積存若非內地奸民私運接濟卽係營汛不肖弁兵牟利營私暗中售賣可見沿海一帶非特視誥奸爲具文竟以通盜濟匪爲常事總督統轄文武所司何事乃玩誤一至於此卽此一端已屬溺職今該督復以肝氣病發奏請賞假一月調理該省正當剏捕喫緊之時豈復病軀所能勝任王德著卽革職回旗調理俟病痊之日另降諭旨所有閩浙總督員缺著阿林保補授阿林保接奉此旨後卽將湖南巡撫印務交與藩司韓封護理該督卽馳驛速赴閩省任事其阿林保未到以前所有閩浙總督印務

著溫承惠暫行署理至李駿係巡撫任聽各口岸偷漏水米火藥不知禁止實屬無能豈可仍留二品頂帶著降爲四品頂帶俟來京時以四五品京堂補用○以慶惠爲內閣學士由武備院卿遷○調

景安爲湖南巡撫以張師誠爲江西巡撫胡克家爲江蘇布政使

調袁秉直爲湖北按察使以慶保爲福建按察使由臺澎道遷○戊辰

定殺死一家二命分別謀故圖及一故一圖致死例○庚午諭軍

機大臣等溫承惠奏遵旨詢問閩省改造同安校船一事並會晤

李長庚面商請另造大同安校船六十隻以資緝捕等語閩洋捕

盜全賴船隻駕駛得力方於捕務有益溫承惠見詢據水師將備

以必得大同安校船六十號其堅固與商船相等方能駕駛得用

面商李長庚意見亦屬相同自應照所奏辦理著派委熟悉船工

將弁會同文員監造梁頭以二丈六尺爲度務期料實工堅足資

衝風破浪之用至所稱每隻必需銀四千兩除准領米艇價值應銷銀二千六百餘兩外每隻尙不敷銀一千三百餘兩著照所請先於司庫借項應用統在道府以上各官養廉內分年攤扣歸款該撫見行知各屬嗣後新造拆造商船梁頭均以一丈八尺爲率不許製造大船以防蔡逆劫取自當如此辦理○癸酉諭李長庚奏報蔡逆內竄兵船返蓬追剿情形並覆奏接奉諭旨緣由二摺據稱蔡逆未能擒獲者實緣兵船不能得力接濟未能禁絕所致上年李長庚因兵船低小曾與三鎮總兵籌商願自行捐造大船十五隻海壇金門二鎮亦願捐廉造船十五隻札會督臣請借養廉辦理旋准札覆以造成十五隻須數月之久且工價需銀四五萬兩應配礮位亦需工料銀八九千兩捐廉辦理扣足此數有需時日借動庫項必須具奏窒礙難行又據稱蔡逆此次在鹿耳門

竄出時蓬索破爛火藥缺乏一回內地在水澳大金裝蓬燂洗見在盜船無一非係新蓬火藥無不充足等語所奏自係實在情形官兵在洋剿捕全賴船隻得力可資衝風破浪之用蔡逆賊船較大駕駛便捷官兵乘船低小每致落後卽追及時仰攻亦不能制勝旣經李長庚等會商捐造大船玉德卽應上緊籌辦如彼時卽行興工則數月前早已完竣此時正可應用玉德卽因扣廉有需時日必須借動庫項亦當據實具奏請旨遵辦乃玉德於李長庚札會時任意駁飭又不具奏直至昨日奏到之摺始擬將米艇製造出洋又未聲明米艇不能得力竟於緝捕重務全不關心非貽誤地方而何至蔡逆此次在鹿耳門被官兵圍困潛竄情形已極窮蹙如果各口岸查禁接濟實無透漏自可不攻而斃乃賊船回至水澳大金地方卽能裝換新蓬火藥充足可見該處必有奸民

及不肖弁兵等平日積慣通盜將蓬索火藥等件豫備窩藏濟匪
應急否則賊船甫經竄回何能猝然購辦是地方文武殷查接濟
竟屬有名無實此亦玉德廢弛貽誤之罪實無可辭前已降旨將
玉德革職著溫承惠傳旨將玉德拏問派委妥員押解赴京交刑
部審訊治罪其水澳大金地方該管之文武官員著一併解任交
溫承惠嚴行審鞫如訊出奸民弁兵等有通盜賄縱情事卽當嚴
行懲辦俾知儆畏○甲戌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同興奏到籌議
河東鹽務招商辦理情形一摺並據英和初彭齡奏查訪阿拉善
鹽斤不能完運懇照河東見議商運事例一體招商代辦一摺看
來此二事相爲表裏河東鹽務從前原因鐵商擾累改歸地丁今
據同興奏稱擬先傳舊商之家道殷實者互保復充其無人互保
之乏商卽令舊商保舉新商更換俱不經地方官吏之手但以商

招商勢不能如民間交易私事聽其自辦卽如認充申報等事亦必須官爲經理是所稱不經官吏之手徒爲虛語且摺內稱小民難與慮始可見辦理招商亦復不易因思該省民人所以不願充商者自以池鹽獲利細微易致賠累之故今據英和等奏稱吉蘭泰鹽池產鹽豐旺蒙古人等性拙耽安向來不能撈取自馬君選獲罪後各處嚴禁內地民人出口鹽池已廢爲今之計莫若將蒙古池鹽河東池鹽一併招商承辦以有餘補不足庶可行之永久從前蒙古販運係屬私鹽若一體歸商則毗連地方皆官引行銷之地不待多方立禁而私販自無侵越亦屬一舉兩得但欲如此辦理必須於山西陝甘適中之地設立鹽政專司經理英和初彭齡著會同倭什布方維甸同興將山陝甘三省鹽務如何一律招商承辦應於何處設立鹽政其屬下應設官若干員衙署建置廉

俸等項需費若干其行鹽地界如何分別畫定每年輸課若干從前改歸地丁應行撥還若干通盤籌畫妥議章程具奏再馬君選從前爲蒙古行鹽伊每年獲利未必盡歸蒙古著英和等密行訪查馬君選獲利若干其給與阿拉善王者若干得有準數以便將來酌給至山西陝甘各屬民間均有向食蒙古鹽斤處所今吉蘭泰鹽池旣廢該民人豈竟淡食又係何處鹽斤供其食用亦應訪查明晰庶可洞曉全局從長籌議此一節著各該督撫查明先行覆奏○李奕疇緣事降調以石韞玉爲山東按察使由陝西道商道遷○乙亥諭近來吏兵二部於議處文武官員事件例應降調者往往有援引定例仍於摺尾聲敘應否准抵請旨定奪其意不過以部臣原係聲明雙請凡從嚴處分者係屬出自上裁歸怨於朕朕爲天下共主原應任勞任怨而諸大臣必欲市恩邀譽其意何居文

武官員公私罪案處分如應降若干級及應否留任准抵之處均有定例可循部臣自應參酌案情按照定議卽或例文有未盡賅備亦當比照確切酌中定議具奏俟奏上披閱時或其人照例處分本重經朕特加寬宥此則恩出自上其或照例處分較輕而特改從嚴者朕必降旨宣示如果部臣原議於定例並無舛誤朕亦斷不加之責備若將例應嚴議之案動以請旨定奪爲詞是部臣欲博寬厚之名而轉以嚴刻歸之於上殊非大臣實心任事之道嗣後吏兵二部辦理議處案件務當屏除積習詳細覈例公同悉心定議不得輒用請旨定奪字樣爲調停兩可之說○丙子諭本日宗人府刑部會議審訊宗室徒義等私給民船執照准令投充各案分別定擬各摺此案投充船隻皆係該船戶等圖避差徭展轉託人其宗室王公貝勒額駙等應得之咎總當視其知情與否

分別輕重若實係知情卽不必論其會否得贓其咎總無可追徒
義於家人奇成阿等向說船戶田洪如等情願送銀四百兩將船
隻投充當差輒行聽從辦給執照雖賊未入手而知情屬實徒義
前已革去奉國將軍著照議圈禁二年其所擬重責四十板之處
徒義職分本小支派較遠不值加以家法處治非稍從寬宥省也其
徐斌等犯均著照刑部所議發落至縣律身係貝勒支派切近乃
不知自愛聽從護軍校成甯等慫恿給與船戶投充執照許銀五
百兩實屬知情卑鄙膽大妄爲縣律前已革去貝勒著於六月初
二日派二阿哥三阿哥儀親王慶郡王永璘定親王縣恩會同軍
機大臣御前大臣御前領駙御前侍衛向敬事房取出家法將縣
律於圓明園奏事門外責處四十並傳集近支宗室王公等看視
俾知儆畏縣律仍交宗人府圈禁二年至莊親王縣謀怡親王奕

勦貝勒縣署額駙索特納木多布齋各屬下護衛人等私攬民船
蒙蔽給照伊等均不知情則當以其屬下人之得賊與否定伊等
失察之輕重縣課當差辦事有年乃於護衛德昌等得賊攬船不
能卽時覺察懲辦其咎較重縣課著退出內廷革去都統無庸署
理領侍衛內大臣並革去黃褂翎支此次亦無庸扈從木蘭仍罰
職任俸二年交勦年齒本穉其莊丁舒憫私造執照撞騙攬船亦
已得賊屬實交勦著不必在上書房讀書伊尙未管事從寬罰職
任俸一年縣譽之護軍校福珠隆阿亦經得賊縣譽著退出乾清
門並革去黃褂翎支仍罰職任俸二年此次亦不必扈從木蘭縣
課等三人均無庸再交宗人府議處至額駙索特納木多布齋若
知情得賊亦用家法重處革職圈禁不稍寬貸今止因護衛德成
經船戶祁嘉祥等向說投充前赴通州旋卽心生畏懼將旗幟撤

收不敢向船戶收錢實係未經得贓案特納木多布齋失察之咎較輕前已革去護軍統領罰職任俸一年已足示懲德昌福珠隆阿舒憫均經得贓著枷號三箇月滿日發往伊犁當差德成未經得贓著枷號兩箇月滿日發往烏嚕木齊當差○阿拉善王瑪哈巴拉請獻吉蘭泰鹽池得旨嘉獎賞三眼花翎在乾清門行走六月戊寅調姜晟爲工部尙書秦承恩爲刑部尙書○庚辰諭成都將軍慶成此次陞見來京朕於召對時念及伊勦捕邪匪曾經殺賊立功身受兩傷節經施恩優渥因降旨詢問曾否賞過雙眼花翎緣事革去據慶成奏伊於乾隆五十三年在副將任內隨孫士毅出兵安南曾經賞給總兵銜得有雙眼花翎在任已經戴用嗣奉諭來京伊先見和珅和珅告伊見已撤兵不應戴用伊是以不戴屢蒙召見總未言及又嘉慶二年勦捕邪匪拏獲賊

首劉啓榮解京時 高宗純皇帝欲賞伊雙眼花翎又經和珅奏
止等語及詢以此語聞自何人又不能指出因命軍機大臣傳旨
詢問伊隨征安南時究因何事 賞帶雙眼花翎據稱因帶兵過
富良江直抵黎城較畝出力是以 賞給並稱此次 恩旨係孫
士毅於具奏懇辭公府及寶石頂帶摺內仰蒙 硃筆批回等語
經軍機大臣據以入奏朕當覺其語涉荒唐卽慶桂等亦僉稱所
言未必可信隨命將從前辦理安南軍務時 諭旨檔案並硃批
孫士毅具奏原摺詳悉檢查本日據慶桂等奏稱詳查 諭旨奏
摺俱無此事朕親自恭閱實無此 硃批因又命軍機大臣傳旨
詰問伊初猶託辭係由孫士毅在彼札知其原札因日久無存迨
加以駁詢始稱委緣希冀邀恩信口誑奏今旣查明自問實屬冒
昧懇求治罪等語我 皇考所行大經大法朕實不逮萬一然亦

非癡愚閭弱之主廢成喪心病狂任意面欺殊出情理之外雙眼花翎逾格懋賞非將佐偏裨所可倖邀慶成隨征安南時止係副將因拏獲賊匪陳名炳經孫士毅保奏 賞帶花翎以應升之缺升用並未先給總兵升銜焉能遠邀曠典如果曾經 賞帶雙眼花翎伊回京時並未奏繳彼時留京供職海軍副都統侍郎在乾清門侍衛上行走豈有不蒙 垂詢之理況當日果有 特恩賞錫豈和珅一語卽能撤去卽如所言慶成於拏獲劉啓榮時業經用至大員蒙 賞雙眼花翎和珅尙行奏止則伊在安南隨征時止係副將和珅豈有轉不奏止之理乎是其前後所言自相矛盾理屈詞窮更無可置喙矣慶成前在軍營曾獲罪謫經朕棄瑕錄用擢至成都將軍職分優崇乃在朕前恣行欺罔昧良孤恩莫此爲甚伊前此帶兵時於一切奏報打仗殺賊其諛飾之處不知凡

幾換詐冒功視爲償技今於朕前尙敢如此面欺無所忌憚竟係
天查其魄使其虛誑之罪自行敗露實屬罪由自取受譴更何所
辭慶成若非屢立戰功且曾經受傷應卽拏交刑部按欺罔律治
罪定擬上時竟當卽予正法姑念慶成前在三省軍營雖多粉飾
但旣受傷朕心究覺不忍功疑惟重姑從寬貸其一綫慶成著革
職發往黑龍江效力贖罪並著乾清門侍衛格布舍阿那保軍機
章京爲縣押交兵部令其卽日起身其前日恩賞紬段紗匹等件
均行追繳朕念其勞姑薄其罰內外大小臣工如有似此喪心欺
罔者必執法無赦勿謂可以槩邀寬典也朕可欺天不可欺勿視
欺罔爲兒戲是自蹈陷阱矣將此通諭中外知之○甲申以劉權
之爲內閣學士由光祿寺卿遷○乙酉陳嗣龍緣事降調以蔣予蒲爲左
副都御史由宗人府府丞遷○丙戌江南王家營減壩河溢○丁亥諭宗

人府會同刑部審擬縣傳私給執照准令船戶投充漁利各等情一摺縣傳身係近支宗室官居侍衛乃不知自愛輒因告病假私行出京已干例禁且聽從民人王廷錫等慫恿貪利給與船戶執照並親往楊村地方查看船隻甚至在客店內招土娼同飲致被縣役邵成毆打復親爲挾妓飲酒字據給與李四爲憑迨回京後轉向步軍統領衙門呈告種種卑鄙無恥不堪已極伊旣不知自愛全朕體面朕亦難援議親之典必須加重辦理保全宗室宗人府請將縣傳照前辦徒義之案酌加兩倍問擬圖禁六年滿日交宗人府嚴行管束辦理過輕徒義所犯止在准令船戶投充希冀得財縣傳係近支宗室與縣律等縣律罪案止係知情投充給與船戶執照並未有私行出京及各項劣蹟今縣傳所犯較之縣律情罪尤重更應嚴辦示懲縣傳前已革去侍衛著於十三日仍派

二阿哥三阿哥儀親王成親王慶郡王永璘定親王縣恩會同軍機大臣御前大臣御前額駙御前侍衛向敬事房取出家法將縣傳於圓明園奏事門外實處四十並傳集近支宗室王公等看視俾知敬畏卽著和郡王縣循派伊府內護衛二名押帶縣傳卽日起身前往盛京交富俊嚴行管束嗣禁六年滿日卽在盛京居住如沿途稍有疏虞惟縣循是問若將來在盛京居住或再有不法妄爲及潛行脫逃情事卽著該將軍奏聞按國法辦理餘依議○戊子諭我國家篤念本支列聖相承優待宗室視前代有加不惟祿秩豐厚恩意相聯卽尋常過失尙得援議親之典量爲寬貸實我祖宗推恩錫類之仁朕嗣守丕基首崇敦睦嘉與我宗族公姓等共沐昇平永綏福祚宗室等派衍天潢惟當各知自愛謹守法度旣以自全顏面亦所以全天家一體之恩乃近日宗室

不自檢束致干吏議者不一而足朕實深慙愧管理宗室之王公
未必闕切惟知職掌簿書耳縣律縣傳皆以近支宗室任意妄爲
朕不得不以家法懲治此正朕厚待宗親丁寧教誡之至意若伊
等不深體朕意轉謂朕薄待宗支此則全無本心矣王等試思縣
律身係貝勒聽從伊屬下徇憑私許船戶投充冀得錢財縣傳官
居侍衛因告病私自出京擅給船戶執照並親往查看船隻甚至
挾妓飲酒致被縣役毆打復親書字據爲人挾制其卑鄙無恥至
於此極昨日定案摺內敘及縣傳在店房飲酒之時有武清縣家
人前往理論聲稱果係宗室不應在此挾妓飲酒之語以此等微
賤廝役尙知宗室不應如此行爲而縣傳轉不自顧惜彼卽不自
愛顏面甯不思爲伊祖父稍存顏面乎朕此時若尙援議親之典
曲爲寬貸則伊等不知做畏放僻邪侈何所顧忌必致有身罹憲

典者是愛之適以害之又豈保全宗室之道乎朕是以先後降旨將縣律縣傳各用家法責處分別年限圈禁內縣傳劣蹟尤甚並於盛京圈禁年滿之日飭令在彼居住此乃朕慮宗室之陷於刑辟不得已懲誡之苦心也至宗室王貝勒貝子公暨朕所點派各族長皆有管教宗室之責情誼亦倍應關切如果伊等留心教導亦何至有此等不肖之人待朕懲處乃伊等平日於近支宗派均漠不相關毫無董勸致令踰閑蕩檢重蹈愆尤卽如縣傳乃係和郡王縣傳堂弟昨日縣傳犯事之後縣傳尙不自知慙悚奏請議處一似與伊毫無干涉者平日之友愛可知矣而管理宗人府王公亦未將族長等奏請處分經朕降旨飭諭始各行陳請是伊等心存膜視全不以宗室爲念一味姑容直至伊等犯事之後令朕不得不辦豈非伊等自居寬厚止知市恩邀譽欲以嚴厲歸之於

朕此誠何心試思宗室王公等高爵厚祿豈不當共體朕心承宣德意況訓迪宗族非獨國事卽係家事何視同陌路不戚然於厥心乎近來宗室王公於經管事件非全不在意卽任所欲爲往往獨出主見而共事之人見有一人倡議卽相率推諉不復顧問卽使所辦未妥甯與同任其過終於不發一言豈實心爲公之道卽各部院衙門設有管理之大學士及滿漢尙書侍郎凡有公事俱當和衷商酌務臻周妥若止一人專擅而其餘堂官俱拱手緘默安用眾堂官爲乎嗣後宗室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及各族長等均當屏除積習殫竭乃心於所管宗室等尤當隨時教誨加意管束俾伊等各知檢攝免蹈非爲庶得長承恩澤無負朕諄諄訓誠保全宗室至意卽以上副 祖 宗篤祐深仁朕實有厚望焉此旨著交上書房存記一通宗人府衙門存記一通並著宗室王貝

勘貝子公等各行繕錄一分朝夕觀覽俾知省場○庚寅論本年江境湖河異漲高堰一帶隄工全賴先期加築子堰得以保衛無虞見在清水暢注河口歷年所積淤沙刷濬殆盡已復三分入運七分入黃舊制實爲南河一大轉機戴均元自上年冬間派往工次與鐵保徐端籌議宜防俱能悉心妥辦且駐工將近一載見在修補高堰各工及籌辦一切疏濬事宜正資經理因思從前南河原設有正副河督二員後經裁撤見當辦理河工喫緊之時自可仍復舊制戴均元著授爲江南河道總督至徐端熟諳工程練習河務操守亦好惟聞於屬員功過勸懲之處未能果斷著授爲副總河伊二人惟當努力協心集思廣益務期經理周詳工程穩固方爲不負委任所有正副總河應支廉俸及衙署印信有無應行酌辦之處著各該部查照舊例奏聞辦理○轉藩世恩爲吏部左

侍郎調曹振鏞爲吏部右侍郎以周兆基爲工部右侍郎陳霞蔚爲內閣學士

由太常寺卿遷

○癸巳諭正白旗漢軍都統博興等奏據三

等伯孫均以廢疾不能供職具呈開缺並聲明見在同胞兄弟無人又無子嗣可否將所襲伊祖孫士毅伯爵准令同祖弟孫玉墀承襲懇求代奏等語孫士毅前在兩廣總督任內辦理安南軍務屢次騰章奏捷戡定黎城蒙 皇考高宗純皇帝特封公爵彼時疊降 諭旨原令其及早撤兵而孫士毅意在貪功並不遵奉辦理以致遷延失事兵潰入關所奏情形多有虛捏隨將公爵革去迨後孫士毅又因在四川總督任內辦理邪匪著有微勞續 賞給伯爵世襲此實 皇考高宗純皇帝逾格鴻施伊於病中曾札懇和珅額請願將承襲之長孫列入旗檔亦卽取巧之一端朕仰體 皇考高宗純皇帝如天之仁於孫士毅種種欺飾之處不加

追究未將孫均承襲伯爵斥革今孫均既因病廢不能當差見在
又無親子可以承襲乃又具呈瀆請欲將同祖弟孫玉墀襲爵殊
屬冒昧試思孫玉墀並未列入旗檔焉有以民籍之人准其入旗
承襲之理且孫士毅在軍營出力之處業已令伊孫承襲伯爵一
次儘足償其勞績見在孫均病廢此外更無例應襲爵之人卽係
無福承受世及之典所有孫士毅原給伯爵承襲之處著裁撤孫
均並著出旗仍歸民籍○己亥諭軍機大臣等貢楚克扎布奏驅
逐番帳淨盡並酌議安插野番緣由一摺蒙古遊牧地界不能努
力自守致被番族侵占經內地官兵代爲驅逐搬移該蒙古王公
等復請添築三城設官駐兵代爲防守實屬冒昧瀆懇斷不可行
貢楚克扎布向該王公等當面指駁所見甚是仍當傳集納罕達
爾濟等剴切曉諭以爾等不能自固藩籬屢被番眾偏處甚至爾

等界內之人私行勾結番眾肆意滋擾屢次仰仗天朝兵威將番
帳驅逐搬移盡清地界實係大皇帝如天之仁憐念爾等懦弱無
能曲加保衛爾等具有天良倍當感激愧奮以圖自立至所請在
蒙古番子交界要隘地方築城三座設官駐兵常川代爲防守一
節蒙古番族皆係天朝臣僕大皇帝一視同仁從無區別今若爲
爾等建築城座是欲將番族隔絕劃出界外已屬不可況青海爲
西藏往來大路達賴喇嘛等遣使年班入貢每歲經由爾等赴西
藏熬茶亦路所必經番族蒙古邊界旣築城駐守又復經行其地
亦必以爲踰越界限從此搶奪肇釁訖無已時尙復成何事體且
爾等爲天朝蕃服屏障邊界假如天朝有需用爾等兵力之處尙
能備邊機爾等今爾等在遊牧安居樂業又無別項差使僅僅自守
豈復力有不逮竟欲天朝派委多兵爲爾等常川防守有是理乎

試思內地營汛兵丁各有防守責任若以本處巡防各兵爲不足恃轉煩他處兵力代爲巡防可乎不可此後爾等惟當努力自強捍禦外侮保守身家並設立邊卡嚴行管束屬下各蒙古勿令與番族勾結搶劫不得妄行演請致干駁斥至番眾驅逐搬移尙知畏法旣據稱青海所屬有尙那克空地一處向係官荒在蒙古界外自當踏勘明確奏請賞給遊牧俾資安插並當諭知番目等恪守邊圉安靜住牧嗣後儻再有越界侵占之事天朝必派調官兵重加懲辦如此明白宣示度蒙古自知保護番族不復滋擾邊境永臻甯謐仍將尙那克形勢大小有無關礙蒙古遊牧之處詳細繪圖貼說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吳熊光等奏請將查獲難夷阮如權等發交該國江坪夷目令其轉解該國王阮福映查訊辦理並擬照會呈覽等情一摺難夷阮如權等竄居海島見因越南

派兵接在不能安居情願投赴內地固係一面之詞但阮如權不
過阮光縉陪介遺孽並非切近支派阮福映自受封以來於天朝
固極恭順然若如該督等所奏將阮如權解送該國查辦轉似天
朝爲伊等擒送遁逃亦非統馭外藩體制見在該難夷等逃竄內
地自斷不可收留亦不必解送前往吳熊光等惟當曉諭以從前
黎氏舊臣安置內地者均奉旨發回該國安插此時自不便將爾
等留居內地爾等止係逃竄難夷前此天朝曾將貢使黎德敬等
截回發交阮福映收管其時原以阮光縉貢恩背叛窩留內地匪
徒是以大皇帝震怒將伊貢使截回今爾等難夷亦不值如此辨
理見已奏明大皇帝施恩聽爾等卽乘坐見有船隻不拘何處自
行前往謀生斷不許在內地逗留如敢潛匿內地別遠事端彼時
查獲必將爾等械送該國處置決不寬貸如此明白曉諭斯爲正

辨所有擬呈照會著不必發往○是月江蘇巡撫汪志伊奏懇頒
發 御製文集詩集於江南各書院得旨朕之政治卽文章何必
以文字炫長所請不必